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一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魏徵

魏徵字玄成鉅鹿曲城人也父長賢北齊屯留令徵少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爲道士好讀書多所通涉見天下漸亂尤屬意縱橫之說大業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以應李密召徵使典書記密每見寶藏之疏未嘗不稱善既聞徵所爲遽使召之徵進十策以干密雖竒之而不能及王世充攻密於洛口徵說密長史鄭頊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死傷多矣又軍無府庫有功不賞戰士心惰此二者難以應敵未若深溝高壘曠日持久不過旬月敵人糧盡可不戰而退追而擊之取勝之道且東都食盡世充計窮意欲死戰可謂窮寇難與爭鋒請慎無與戰頊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徵曰此乃竒謀深策何謂常談因拂衣而去及密敗徵隨密來降至京師久不





見知自請安輯山東乃授秘書丞驅傳至黎陽時徐世勣尚為李密擁衆徵與世勣書曰自隋末亂離群雄競逐跨州連郡不可勝數魏公起自叛徒奮臂大呼四方響應萬里風馳雲合霧聚衆數十萬威之所被將半天下破世充于洛口摧化及於黎山方欲西蹈咸陽北凌交關揚旌瀚海飲馬渭川翻以百勝之威敗於奔亡之虜固知神器之重自有所歸不可以力爭是以魏公思皇天之乃睽入函谷而不疑公生于擾攘之時感知已之遇根本已拔確乎不動鳩合遺散據守一隅世充以乘勝餘勇息其東略建德因悔亡之勢不敢南謀公之英聲足以振于今古然誰無善始終之慮難去就之機安危大節若策名得地則九族蔭其餘輝委質非人則一身不能自保殷爭之地乘宜速之機更事遲疑坐觀成敗恐凶狡之輩先人生心則公之事去矣世勣得書遂定計遣使歸國開倉運糧以餽淮安王通之軍俄而建德悉衆南下攻陷黎陽獲徵署為起居舍人及建德

就擒與裴矩西入關隱太子聞其名引直洗馬甚禮之徵見太宗勲業日隆每勸建成早為之所及敗太宗使召之謂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徵曰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宗素器之引為詹事主簿及踐祚擢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使安輯河北許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前宮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銅送詣京師徵謂副使李桐客曰吾等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右皆令赦原不問今復送思行此外誰不自疑徒遣使徃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寧可慮身不可廢國家大計今若釋遣思行不問其罪則信義所感無遠不臻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況今日之行許以便宜從事主上既以國士見待安可不以國士報之乎即釋遣思行等仍以啓聞太宗甚悅太宗新即位勵精政道數引徵入卧内訪以得失徵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與之言未嘗不欣然納受徵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太宗嘗勞之曰卿所陳諫前後二百餘事非卿至誠奉國何



能若是其年遷尚書左丞或有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案驗無狀彥博奏曰徵爲人臣雖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此謗雖情在無私亦有可責帝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後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深納其言賜絹五百匹貞觀二年遷秘書監參預朝政徵以喪亂之後典章紛雜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數年之間秘府圖籍粲然畢備時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貢獻太宗令文泰使人厭怛紇干往迎接之徵諫曰中國始平瘡痍未復若徵有勞役則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經州縣猶不能供泥加於此輩若任其商賈來往邊人則獲其利若

爲賓客中國即受其弊矣漢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已寧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蓋不以蠻夷勞弊中國也今若許十國入貢其使不下千人欲使緣邊諸州何以取濟人心萬端後雖悔之恐無所及上善其議時厭怛紇干已發遽追止之後太宗幸九成宮因有宮人還京憇於漳川縣之官舍俄又右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官屬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等太宗聞之怒曰威福之柄豈由靖等何爲禮靖而輕我宮人即令案驗漳川官屬及靖等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掃除之隸論其委付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亦不可不訪也至於宮人供食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責縣吏恐不益德音徒駭天下耳目帝曰公言是也乃釋官吏之罪李靖等亦寢而不問尋宴於丹青樓酒酣太宗謂長孫無忌曰魏徵王珪昔在東宮盡心所事當時誠亦可惡我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爲無愧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發言輒即不應何也對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



陳論若不從輒應便恐此事即行帝曰但當時且應更別陳論豈不  
得耶徵曰昔舜誠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臣面從陛下方始諫  
此即退有後言豈是稷契事堯舜之意耶帝大笑曰人言魏徵舉動  
踈慢我但覺嫵媚適爲此耳徵拜謝曰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  
若陛下不受臣諫豈敢數犯龍鱗是月長樂公主將出降帝以皇后  
所生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徵曰不可昔漢明欲封其子云  
我子豈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妹爲長公  
王子爲公王旣加長字即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  
越上然其言入告長孫皇后后遣使齎錢四十萬絹四百匹詣徵宅  
以賜之尋進爵郡公七年代王珪爲侍中尚書省滯訟有不決者詔  
徵評理之徵性非習法但存大體以情處斷無不悅服初有詔遣令  
狐德素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李  
百藥撰齊史徵受詔摠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  
所作梁陳齊各爲摠論時稱良史史成加左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

賜物二千段徵自以無功於國徒以辯說遂參帷幄深懼滿盈後以  
目疾頻表遜位太宗曰朕拔卿於隲虜之中任公以樞要之職見朕  
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爲器便  
爲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卿雖有疾未爲衰老豈得便  
爾其年徵又面請遜位太宗難違之乃拜徵特進仍知門下事其後  
又頻上四疏以陳得失其一曰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  
英傑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錢百代傳祚  
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  
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強盛四十餘年風行萬里  
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爲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  
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  
下以從欲罄萬物以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宇是飾  
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威重內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  
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



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滅爲天下笑深可痛哉聖哲乘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絕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於暮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美奇珍異物盡收之美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爲而理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慎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彩椽之恭儉追雕牆之侈靡因其基以廣之增其飾而飾之觸類而長不思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爲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亂易亂與亂同道莫可則也後嗣何觀則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則災害必下而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隆七百之祚始於孫謀傳之萬世難得易

失可不念哉其二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豈望流之遠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於居安思危戒貪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寔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所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汙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而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恐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虚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



以黜惡思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摠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知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其三曰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恤哉禮云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矣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起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大志在於明察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甲屈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刑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癩痕癩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與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

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豫暇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風已扇夫上風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黎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人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獻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郵刑為念樂其所樂遂亡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給不贍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治之所急實乃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來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計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



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微而難察也鮮蹈牛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徃役不息至于身將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詩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巨願當今之動靜思隋氏以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畋遊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說聽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已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

不固則驕奢淫泆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云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其四曰臣聞為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子所保惟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為上則敗國為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所不為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貞觀之始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



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謇諤之士稍避龍鱗使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為朋黨謂告訐者為至公謂強直者為擅權謂忠讜者為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偽而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斧生疑投杼致惑正在茲乎故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為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無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唯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治必委之於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於小人其得君子也則敬而踈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踈則情或不通是譽毀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寔與喪所在亦安危所繫可不慎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況內懷姦利承顏順旨其為患禍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妨於正

道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得竭忠必在於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義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魏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為不取穆伯曰間倫之為人也不佞而不仁若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慎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況乎為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欲令君子小



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絕其佞邪君子自強不息無為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何望哉太宗手詔嘉美優納之嘗謂長孫無忌曰朕即位之初上書者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羣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此皆魏徵之力也太宗嘗嫌上封者衆不近事實欲加黜責徵奏曰古者立誹謗之木欲聞已過今之封事謗木之流也陛下思聞得失祗可恣其陳道若所言衷則有益於陛下若不衷無損於國家太宗曰此言是也並勞而遣之後太宗在洛陽宮幸積翠池宴羣臣酒酣各賦一事太宗賦尚書曰日昃旣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旣逸豫商辛亦流洎恣情昏主多克已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驅傳渭

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栢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也尋以修定五禮當封一子為縣男請讓孤兄子叔慈太宗愴然曰卿之此心可以勵俗遂許之十二年禮部尚書王珪奏言三品以上遇親王於塗上降乘違法申敬有乖儀準太宗曰卿輩皆自崇貴卑我兒子乎徵進曰自古迄茲親王班次三公之下今三品皆曰天子列卿及八座之長為王降乘非王所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於今又乖國憲太宗曰國家所以立太子者擬以為君也然則人之修短不在老少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耶徵曰殷家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窺覷塞禍亂之源本有國者之所深慎於是遂可珪奏會皇孫誕育召公卿賜宴太宗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謹安國利民犯顏正諫匡朕之違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於是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徵以戴聖禮記編次不



倫遂爲類禮二十卷以類相從削其重複採先儒訓注擇善從之研  
精覃思數年而畢太宗覽而善之賜物一千段錄數本以賜太子及  
諸王仍藏之秘府先是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多齎  
金銀帛歷諸國市馬徵諫曰今以立可汗爲名可汗未定即詣諸國  
市馬彼必以爲意在市馬不爲專意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  
諸蕃聞之以爲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失義矣昔漢文有獻千  
里馬者曰吾凶行日三十里吉行五十里鑿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  
乘千里馬將安之乃賞其道里所費而返之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及  
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陛下凡所施爲皆邈踰三王之上  
柰何至於此事欲爲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  
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爲貴也陛下  
縱不能慕漢文之高行可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納其言而止時公  
卿大臣並請封禪唯徵以爲不可太宗曰朕欲卿極言之豈功不高  
耶德不厚耶諸夏未治安耶遠夷不慕義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登

耶何爲而不可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民未懷惠德雖厚矣而澤未  
滂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爵羅  
猶密積歲豐稔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喻  
於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療治且愈此人應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  
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爲之良醫疾苦雖  
已又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  
之外莫不奔走今自伊洛以東暨乎海岱灌莽巨澤蒼茫千里人煙  
斷絕鷄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以虛弱竭財  
以賞未厭遠人之望重加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  
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誠亦有輿人之誦太宗不能  
奪是後右僕射缺欲拜之徵固讓乃止及皇太子承乾不修德業魏  
王泰寵愛日隆內外庶僚並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  
朝臣忠謇無踰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絕天下之望十六年拜太子  
太師知門下省事如故徵自陳有疾詔荅曰漢之太子四皓爲助我



之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其年稱綿惓中使相望徵宅先無正寢太宗欲爲小殿輟其材爲徵營構五日而成遣中使齎素褥布被而賜之遂其所尚也及病篤輿駕再幸其第撫之流涕問所欲言徵曰瘡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後數日太宗夜夢徵若生平及旦而奏徵薨時年六十四太宗親臨慟哭廢朝五日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賻絹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及將祖載徵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以一品禮葬羽儀甚盛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竟以布車載柩無文彩之飾太宗登苑西樓望喪而哭詔百官送出郊外帝親製碑文并爲書石其後追思不已賜其實封九百戶嘗臨朝謂侍臣曰夫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徵亡後朕遣人至宅就其書函得表一紙始立表草字皆難識唯前有數行稍可分辯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唯見其惡

愛者唯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可以興矣其遺表如此然在朕思之恐不免斯事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徵狀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膽智每犯顏進諫雖逢王赫斯怒神色不移嘗密薦中書侍郎杜正倫及吏部尚書侯君集有宰相之材徵卒後正倫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誅太宗始疑徵阿黨徵又自錄前後諫諍言辭往復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悅先許以衡山公主降其長子叔玉於是手詔停婚顧其家漸衰矣徵四子叔琬叔璘叔瑜叔玉襲爵國公官至光祿少卿叔瑜至潞州刺史叔璘禮部侍郎則天時爲酷吏所殺神龍初繼封叔玉子膺爲鄭國公叔瑜子華開元初太子右庶子史臣曰臣嘗讀漢史劉更生傳見其上書論王氏擅權恐移運祚漢成不悟更生徘徊伊鬱極言而不顧禍患何匡益忠盡也如此當更生時諫者甚多如谷永楊興之上言圖爲姦利與賊臣爲鄉導梅福王吉之言雖近古道未切事情則納諫任賢詎宜容易臣嘗閱魏公



宋作諍臣

故事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臣過弼違能近取譬博約連類皆前代諍臣之不至者其實根於道義發為律度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下不阿權幸中不侈親族外不為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賣忠所載章疏四篇可為萬代王者法雖漢之劉向魏之徐邈晉之山濤宋之謝朓才則才矣比文貞之雅道不有遺行乎前代諍臣一人而已

贊曰智者不諫諫或不智智者盡言國家之利鄭公達節才周經濟太宗用之子孫長世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一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二

虞世南

褚亮 季玄道 李守素附

李百藥 子安期

劉 勣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隋內史侍郎世基弟也祖檢梁始興王諮議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俱有重名叔父寄陳中書侍郎無子以世南繼後故字曰伯施世南性沈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受學於吳郡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櫛善屬文常祖述徐陵亦言世南得已之意又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藉甚天嘉中荔卒世南尚幼哀毀殆不勝喪陳文帝知其二子博學每遣中使至其家將護之及服闋召為建安王法曹參軍寄陷於陳寶應在閩越中世南雖除喪猶布衣蔬食至大建末寶應破寄還方令世南釋布食肉至德初除西陽王友陳滅



與世基同入長安俱有重名時人方之二陸時煬帝在藩聞其名與秦王俊辟書交至以母老固辭晉王令使者追之大業初累授秘書郎遷起居舍人時世基當朝貴盛妻子被服擬於王者世南雖同居而躬履勤儉不失素業及至隋滅宇文化及弒逆之際世基爲內史侍郎將被誅世南抱持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納因哀毀骨立時人稱焉從化及至聊城又陷于竇建德僞授黃門侍郎太宗滅建德引爲秦府參軍尋轉記室仍授弘文館學士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太宗嘗命寫列女傳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暗疏之不失一字太宗昇春宮遷太子中舍人及即位轉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年已衰老抗表乞骸骨詔不許遷太子右庶子固辭不拜除秘書少監上聖德論辭多不載七年轉秘書監賜爵永興縣子太宗重其博識任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貌儒懷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毋論及古先帝王爲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太宗嘗謂侍臣曰朕因暇日與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

誠若此朕用嘉焉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多大水太宗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山崩晉侯召伯宗而問焉對曰國主山川故山川崩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令郡國無來貢獻施惠於天下遠近歡洽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朝案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可爲怪耳今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也又山東足雨雖則異常然陰淫過久恐有冤獄宜省繫囚庶幾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唯修德可以銷變太宗以爲然因遣使者賑恤饑餒申理獄訟多所原宥後有星孛于虛危歷于氐百餘日乃滅太宗謂羣臣曰天見彗星是何妖也世南曰昔齊景公時有彗星見公問晏嬰對曰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爲公誠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沒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



德義不修雖獲麟鳳終是無補但政事無闕雖有災星何損於時然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怠慎終如始彗星雖見未足為憂太宗歛容謂曰吾之撫國良無景公之過但吾纔弱冠舉義兵年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而居大位自謂三代以降撥亂之主莫臻於此重以薛舉之驍雄宋金剛之鷙猛竇建德跨河北王世充據洛陽當此之時足為勅敵皆為我所擒及逢家難復決意安社稷遂登九五降服北夷吾頗有自矜之意以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見變良為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焉震懼四月康國獻獅子詔世南為之賦命編之東觀辭多不載後高祖崩有詔山陵制度準漢長陵故事務從隆厚程限既促功役勞弊世南上封事諫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顯珍寶異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壙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劃其常情

以定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畧曰孝文居霸陵嗚呼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鋼南山猶有隙使其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入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曆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畧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封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椁足以藏骨為衣食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不發之墓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帝此制



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爲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戚也今爲丘壠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墓豈謂無金玉耶臣之愚計以爲漢文霸陵旣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顯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爲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爲墳壠又以長陵爲法恐非所宜伏願深覽古今爲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揚於無窮耳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已勞矣又漢家大郡五十萬戶即目人衆未及往時而功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時公卿又

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因下其事付所司詳議於是制度頗有減省焉太宗後頗好獵世南上疏諫曰臣聞秋獮冬狩蓋惟恒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躬摧班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凶剪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克軍器舉旗效獲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衛縶斯蓋重慎防微爲社稷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微淺敢忘斯義且天弧星畢所殪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涓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羣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代其有犯無隱多此類也太宗以是益親禮之嘗稱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辭五曰書翰十二年又表請致仕優制許之仍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祿賜防閣並同京官職事尋卒年八十一太宗舉哀於別次哭之甚慟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懿手勅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猶一



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斲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耶未幾太宗爲詩一篇追述往古興亡之道旣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之此詩將何以示令起居郎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訖焚之異世南神識感悟後數歲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德行淳備文爲辭宗夙夜盡心志在忠益奄從物化倏移歲序昨因夜夢忽覩其人兼進讜言有如平生之日追懷遺美良增悲歎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爲設五百僧齋并爲造天尊像一區又勅圖其形於凌煙閣有集三十卷令褚亮爲之序世南子昶官至工部侍郎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安平公德林子也爲童兒時多疾病祖母趙氏故以百藥爲名七歲解屬文父友齊中書舍人陸乂馬元熙嘗造德林讌集有讀徐陵文者云旣取成周之禾將刈瑯琊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邠人藉稻杜預注云

國在瑯琊開陽乂等大驚異之開皇初授東宮通事舍人遷太子舍人兼東宮學士或嫉其才而毀之者乃謝病免去十九年追赴仁壽宮令襲父爵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雅愛其才奏授禮部員外郎皇太子勇乂召爲東宮學士詔令修五禮定律令撰陰陽書臺內奏議文表多百藥所撰時煬帝出鎮揚州嘗召之百藥辭疾不赴煬帝大怒及即位出爲桂州司馬爲沈法興所得署爲掾其後罷州置郡因解職還鄉里大業五年授魯郡臨泗府步兵校尉九年充戎會稽尋授建安郡丞行達烏程屬江都難作復會沈法興爲李子通所破子通乂命爲中書侍郎國子祭酒及杜伏威攻滅子通乂以百藥爲行臺考功郎中或有譖之者伏威囚之百藥著省躬賦以致其情伏威亦知其無罪乃令復職伏威旣據有江南高祖遣使招撫百藥勸伏威入朝伏威從之遣其行臺僕射輔公柘與百藥留守遂詣京師及渡江至歷陽狐疑中悔將害百藥乃飲以石灰酒因大洩痢而宿病皆除伏威知百藥不死乃作書與公柘令殺百藥賴伏威養子



王雄誕保護獲免公祐反又授百藥吏部侍郎有譖百藥於高祖云百藥初說杜伏威入朝又與輔公祐同反高祖大怒及公祐平得伏威與公祐令殺百藥書高祖意稍解遂配流涇州太宗重其才名貞觀元年召拜中書舍人賜爵安平縣男受詔修定五禮及律令撰齊書二年除禮部侍郎朝廷議將封建諸侯百藥上封建論曰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本方思闡治定之規以弘長世之業者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於郡國可以監夏殷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維城盤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踐華恃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治之憂故一夫號澤七廟隳祀臣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寓內莫不受命上玄飛名帝錄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雖魏武擣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

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固焉以放勛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隆周卜代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存斯則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遷避逼禋祀如綫郊畿不守此乃凌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運短閏餘數鍾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誦借使李斯王綰之輩盛開四履將問子嬰之徒俱啓千乘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恣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乘之間俱為菜地是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紀綱既紊斷可知焉鑿船求劍未見其可膠柱成文彌所多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籬之援不悟望夷之釁未甚拜浞之災高貴之殃寧異申綰之酷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



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爲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凌弱衆暴寡疆場彼此干戈日尋狐貍之役女子盡歸嶺陵之師隻輪不返斯蓋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大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吏之才膺共治之寄刺郡分竹何代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極其危豈容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自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樂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乃云爲已思治豈若是乎內外羣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頌條之貴食不舉火剖符之重衣唯補葛南郡太守葛亮有果身裝葛亮長

塵生甑專云爲利圖物何其爽歟摠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弑君亂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名魯道有蕩毋等衣裳之會縱使西漢哀平之際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爲政之理可一言以蔽之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啓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侵於寰區子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物而爲言獨照宸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脩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勛華既往至公之道斯革况晉氏失馭寓縣崩離後魏時乘華夷雜處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習文者學長短縱橫之術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卑爲狙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開皇在運因藉外家驅御羣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時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民不見德及大業嗣文世道交喪一時人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曆情深致治綜覈前王雖至道無名言象所紀略



陳梗槩實所庶幾愛敬蒸蒸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每憲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申與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陋無棄菟菟帝堯之求諫也弘獎各教勸勵學徒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鄉相聖人之善誘也羣臣以宮中暑濕寢膳或乖請徙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家人之產竟抑子來之願不吝陰陽所感以安卑陋之居去歲荒儉普天饑饉喪亂甫爾倉廩空虛聖情矜愍勤加惠卹竟無一人流離道途猶且食啗藜藿樂撤箕箒言必悽動貌成癯瘠公且喜於重譯文命存其即序陛下每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凝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事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跡絕遊幸每旦視朝聽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唯及政事更無異辭纔及日吳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興藉雜以文詠間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備遊往初

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朞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永久難以卒變請待斷雕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爲晚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美哉斯言也太宗竟從其議四年授太子左庶子五年與左庶子于志寧中允孔穎達舍人陸敦信侍講于弘教殿時太子頗留意典墳然開燕之後嬉戲過度百藥作禁道以諷焉辭多不載太宗見而遣使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獻賦悉述古來儲貳事以誠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正爲此事大稱所委但須善始今終耳因賜綵物五百段然太子卒不悟而廢十年以撰齊史成加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賜物四百段俄除宗正卿十一年以撰五禮及律令成進爵爲子後數歲以年老固請致仕許之太宗嘗制帝京篇命百藥並作上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二十二年卒年八十四謚曰康百藥以名臣之子才行相繼四



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沈鬱尤長於五言詩雖樵童牧豎並皆吟賦  
性好引進後生提獎不倦所得俸祿多散之親黨又至性過人初侍  
父母喪還鄉徒跣單衣行數千里服闋數年容貌毀悴為當時所稱  
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文酒談賞以舒平生之志有集三  
十卷子安期

安期幼聰辯七歲解屬文初百藥大業末出為桂州司馬行至太湖  
遇逆賊將加白刃安期跪泣請代父命賊哀而釋之貞觀初累轉符  
璽郎預修晉書成除主客員外郎永徽中遷中書舍人又與李義府  
等於武德殿內修書拜轉黃門侍郎龍朔中為尚書少常伯叅知軍  
國有事太山詔安期為朝觀壇碑文安期為之詞部頗為當時  
所稱時高宗屢引侍臣責以不進書曰臣聞  
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訪俊堯舜苦已癯瘠不能用賢  
終亦王化不行自夏殷已來歷國數十皆委賢良以共致理且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況今天下至廣非無英彥但比來公卿有所

遺器誘以為朋黨沉屈者未申而在位者以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等  
緘默若陛下虛已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讎唯能是用讒毀亦既不  
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出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高宗深然其言  
俄檢校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出為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咸亨初  
卒自德林至安期三世皆掌制誥安期孫義仲又為中書舍人

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曾祖湮梁御史中丞祖蒙太子中舍人父  
玠陳秘書監並著名前史其先自陽翟徙居焉亮幼聰敏好學善屬  
文博覽無所不至經目必記於心喜遊名賢尤善談論年十八詣陳  
僕射徐陵陵與商確文章深異之陳後主聞而召見使賦詩江惣及  
諸辭人在坐莫不推善禎明初為尚書殿中侍郎陳亡入隋為東宮  
學士大業中授太常博士時煬帝將改置宗廟亮奏議曰謹按禮記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  
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  
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玄又據禮王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而立四廟案鄭玄義天子唯立四親廟并始祖而爲五周以文武爲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爲七廟王肅註禮記曰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案肅以爲天子七廟是百代之言又據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降二爲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廟高祖之祖父太祖而爲七周有文武姜嫄合爲十廟漢世諸帝之廟各立無迭毀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議其禮以高帝爲太祖而立四親是爲五廟唯劉歆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此數內有功德則宗之不可豫設爲數也是以班固稱考論諸儒之儀劉歆博而舊矣光武即位建高廟於洛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就祖宗而爲七至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世至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六廟二世祖就四親而爲六廟晉武受禪博議宗祀自文帝以上至六世親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

序於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世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於寢廟之議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初受命爲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即位之後增祠五世祖相國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於六廟建身沒主升亦從昭穆猶太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勿革加宗迭毀禮無違舊臣又按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別立廟至於禘祫俱合食於太祖是以炎漢之初諸廟各立歲時常享亦隨處而祭所用廟樂皆像功德而歌舞焉至光武乃摠立一堂而羣主異室斯則新承寇亂欲從約省自此已來因循不變皇隋太祖武元皇帝仁風潛暢至澤傍通以昆彭之勲開稷稷之緒高祖文皇帝睿哲玄覽神武應期撥亂返正遠肅邇安受命開基垂統聖嗣鴻名冠於三代寶祚傳於七百當文明之運定祖宗之禮且損益不同必襲異趣時王所制可以垂法自歷代已來親用王鄭二義若尋其旨歸校以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于雍摠貫皇王事兼長遠今請依據古典崇建七廟受命之廟宜別立廟祧百世之後不毀之法至於鑿駕親奉申孝享於高廟有



司行事竭誠敬於羣主俾夫規模可則嚴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德  
大復古而貴能變臣又按周人立廟亦無處置之文據家人職而言  
之先王居中以昭穆為左右阮忱所撰禮圖亦從此義漢京諸廟既  
遠又不序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雜用漢儀事難全採謹詳立  
別圖附之議未行尋坐與楊玄感有舊左遷西海郡司戶時京北郡  
博士潘徽亦以筆札為玄感所禮降威定縣主簿當時寇盜縱橫六  
親不能相保亮與同行至隴山徽遇病終亮親加棺歛瘞之路側慨  
然傷懷遂題詩於隴樹好事者皆傳寫諷誦信宿遍於京邑焉薛舉  
僭號隴西以亮為黃門侍郎委之機務及舉滅太宗聞亮名深加禮  
接因從容自陳太宗大悅賜物二百段馬四匹從還京師授秦王文  
學時高祖以寇亂漸平每冬畋狩亮上疏諫曰臣聞堯鼓納諫舜木  
末箴茂克昌之風致昇平之道伏惟陛下應千祀之期拯百王之弊  
平壹天下劬勞帝業旰食思政廢寢憂人用農隙之餘遵冬狩之禮  
直之所遊踐虞旗之所涉歷網唯一面禽止三驅縱廣成之獵

觀上林之手搏斯固畋弋之常規而皇王之壯觀至於親逼猛獸  
竊惑之何者筋力驍悍爪牙輕捷連弩一發未必挫其凶心長戟纔  
搗不能當其憤氣雖孟賁抗左夏育居前卒然驍軼事生慮表如或  
近起林叢未填坑谷駭蜀車後乘犯官騎之清塵小臣怯懦私懷戰  
慄陛下以至聖之資垂將來之教降情納下無隔直言臣叨逢明時  
遊宦藩邸身漸榮渥日用不知敢緣天造冒陳丹懇高祖甚納之太  
宗每有征伐亮常侍從軍中宴筵必預歡賞從容諷議多所裨益又  
與杜如晦等十八人為文學館學士太宗入居春宮除太子舍人遷  
太子中允貞觀元年為弘文館學士九年進授貞外散騎常侍封陽  
翟縣男拜通直散騎常侍學士如故十六年進爵為侯食邑七百戶後  
致仕歸于家太宗幸遼東亮子遂良為黃門侍郎詔遂良謂亮曰昔  
年師旅鄉常入幕今茲遐伐君已懸車倏忽之間移三十載眷言疇  
昔我勞如何今將遂良東行想公於朕不惜一見於膝下耳故遣陳  
離意善居加食亮奉表陳謝及寢疾詔遣醫藥救療中使候問不絕



卒時年八十八太宗甚悼惜之不視朝一日贈太常卿陪葬昭陵謚曰康長子遂賢守雍王友次子遂良自有傳始太宗既平寇亂留意儒學乃於宮城西起文學館以待四方文士於是以屬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天策倉曹李守素記室參軍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顏相時著作佐郎攝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籤蘇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及薛收卒復徵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入館尋遣圖其狀貌題其名字爵里乃命亮為之像贊號十八學士高貞圖藏之書府以彰禮賢之重也諸學士並給珍膳分為三番更直宿于閣下每軍國務靜參謁歸休即便引見討論墳籍商略前載預入館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洲顏相時兄師古蘇勗兄子幹劉孝孫者荊州人也祖貞周石臺太守孝孫弱冠知名與當時辭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庾抱叟自直劉斌等登臨山水結為文會大業末沒于

王世充世充弟偽杞王辯引為行臺郎中洛陽平辯而縛歸國眾皆離散孝孫猶攀援號慟追送遠郊時人義之武德初歷貴州錄事參軍太宗召為秦府學士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吳王友棠採歷代文集為王撰古今類序詩苑四十卷十五年遷本府諮議參軍尋遷太子洗馬未拜卒

李玄道者本隴西人也世居鄜州為山東冠族祖瑾魏著作佐郎父行之隋都水使者玄道仕隋為齊王府屬李密據洛口引為記室及密破為王世充所執是時同遇囚俘者並懼死達曙不寐唯玄道顏色自若曰死生有命非憂能了同拘者雅推其識量及見世充舉措不改其常世充素知其名益重之釋縛以為著作佐郎東都平太宗召為秦王府主簿文學館學士貞觀元年累遷給事中封始城縣男時王君廓為幽州都督朝廷以其武將不習時事拜玄道為幽州長史以維持府事君廓在州屢為非法玄道數正議裁之嘗又遺玄道一婢玄道問婢所由云本良家子為君廓所掠玄道因放遣之君廓甚



不悅後遇君廓入朝房玄齡即玄道之從甥也玄道附書君廓私發不識草字疑其謀已懼而奔叛玄道坐流雋州未幾徵還為常州刺史在職清簡百姓安之太宗下詔褒美賜以綾綵三年表請致仕加銀青光祿大夫以祿歸第尋卒子雲將知名官至尚書左丞

李守素者趙州人代為東山名族太宗平王世充徵為文學館學士署天策府舍曹參軍守素尤工譜學自晉宋已降四海士流及諸勳貴華戎閥閱莫不詳究當時號為行譜宜與虞世南共談人物言江左山東世南猶相酬對及言北地諸侯次第如流顯其世業皆有接證世南但撫掌而笑不復能答歎曰行譜定可畏許敬宗因謂世南曰李舍曹以善談人物乃得此名雖為美事然非雅目公既言成準的宜當有以改之世南曰昔任彥昇美談經籍梁代稱為五經筭今日舍曹為人物志可矣貞觀初卒

史臣曰劉并州有言和氏之璧不獨耀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專玩於隋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虞永興之從建德李安平之佐公祐褚陽翟之依薛舉蓋大渴不能擇泉而飲大暑不能擇蔭而息耳非不識其飲憩之所及文皇帝揭三辰而燭天下羣賢霧集人知所奉方得躍鱗天池擅價春山為一代之至寶則所託之勢異也隋掌郢握曷有常哉二虞昆仲文章炳蔚於隋唐之際褚河南父子箴規獻替洋溢於貞觀永徽之間所謂代有人焉而三家尤盛贊曰齊皇盪滌蒼昊十八文星連輝炳耀虞褚之筆動若有神安平之什老而彌新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三

薛收元兄子元敬收子

姚思廉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顏師古

今狐德棻鄧世隆 李延壽 顧胤 李仁實等附

孔穎達司馬才章 王恭 馬嘉運等附

薛收字伯襄蒲州汾陰人隋內史侍郎道衡子也事繼從父孺以孝聞年十二解屬文以父在隋非命乃潔志不仕大業末郡舉秀才固辭不應義旗起遁於首陽山將協義舉蒲州通守堯君素潛知收謀乃遣人迎收所生母王氏置城內收乃還城後君素將應王世充收遂踰城歸國秦府記室房玄齡薦之於太宗即日召見問以經略收辯對縱橫皆合旨要授秦府主簿判陝東道大行臺金部郎中時太宗專任征伐檄書露布多出於收言辭敏速還同宿構馬上即成曾無點竄太宗討王世充也竇建德率兵來拒諸將皆以為宜且退軍



以觀賊形勢收獨建策曰世充據有東都府庫填積其兵皆是江淮精銳所患者在於乏食是以爲我所持求戰不可建德親搃軍旅來拒我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奮決若縱其至此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糧以相資給則伊洛之間戰鬪不已今宜分兵守營深其溝防即世充欲戰慎勿出兵大王親率猛銳先據成臯之險訓兵坐甲以待其至彼以疲弊之師當我堂堂之勢一戰必剋建德即破世充自下矣不過兩旬二國之君可面縛麾下若退兵自守計之下也太宗納之卒擒建德東都平太宗入觀隋氏宮室嗟後主罄人力以逞奢侈收進口竊聞峻宇雕牆殷辛以滅土階茅棟唐堯以昌秦帝增阿房之飾漢后罷露臺之費故漢祚延而秦禍速自古如此後主曾不能察以萬乘之尊困一夫之手使土崩瓦解取譏後代以奢虐所致也太宗悅其對及軍還授天策府記室參軍太宗初授天策上將尚書令命收與世南並作第一讓表竟用收者太宗曾侍高祖遊後園中獲白魚命收爲獻表收援筆立就不復停思時人推其二表膽而速從

平黜黑闥封汾陰縣男武德六年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與房玄齡杜如晦特蒙殊禮受心腹之寄又嘗上書諫獵太宗手詔曰覽讀所陳實悟心膽今日成我卿之力也明珠兼乘豈比來言當以誠心書何能盡今賜卿黃金四十鎰以酬雅意七年寢疾太宗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尋命輿疾詣府太宗親以衣袂撫收論敘生平潸然流涕尋卒年三十三太宗親自臨哭哀慟左右與收從父兄子元敬書曰吾與卿叔共事或軍旅多務或文詠從容何嘗不驅馳經略款曲襟抱比雖疾苦日冀痊除何期一朝忽成萬古追尋痛惋彌用傷懷且聞其兒子幼小家徒壁立未知何處安置宜加安撫以慰吾懷因使人弔祭贈物三百段及後遍圖學士等形像太宗歎曰薛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恨不早圖其像及登極顧謂房玄齡曰薛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又嘗夢收如平生又勅有司特賜其家粟帛貞觀七年贈定州刺史永徽六年又贈太常卿陪葬昭陵文集十卷

元敬隋選部侍郎邁子也有文學少與收及收族兄德音齊名時人



謂之河東三鳳收爲長雛德音爲鸞鷲元敬以年最小爲鵝鷄武德中元敬爲秘書郎太宗召爲天策府叅軍兼直記室收與元敬俱爲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之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太宗入東宮除太子舍人時軍國之務摠於東宮元敬專掌文翰號爲稱職尋卒收子元超

元超早孤九歲襲爵汾陰男及長好學善屬文太宗甚重之令尚巢刺王女和靜縣主累授太子舍人預撰晉書高宗即位擢拜給事中時年二十六數上書陳君臣政體及時事得失高宗皆嘉納之俄轉中書舍人加弘文館學士兼修國史中書省有一盤石初道衡爲內史侍郎嘗踞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泣然流涕未微五年丁母憂解明年起授黃門侍郎兼檢校太子左庶子元超旣擅文辭兼好引寒俊嘗表薦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等十餘人由是時論稱美後以疾出爲饒州刺史三年拜東臺侍郎右相李義

府以罪配流雋州舊制流人禁乘馬元超奏請給之坐貶爲簡州史歲餘西臺侍郎上官儀伏誅又坐與文章款密配流雋州上元初遇赦還拜正諫大夫三年遷中書侍郎尋同中書門下三品時高宗幸溫泉校獵諸蕃酋長亦持弓矢而從元超以爲旣非族類深可爲虞上疏切諫帝納焉時元超特承恩遇常召入與諸王同預私讌又重其文學政理之才嘗謂元超曰長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也永隆二年拜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高宗幸東都太子於京師監國因留元超以侍太子帝臨行謂元超曰朕之留卿如去一臂但吾子未開庶務關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旣深不得默爾於是元超表薦鄭相玄鄧玄挺崔融爲崇文館學士又數上疏諫太子高宗知而稱善遣使慰諭賜物百段弘道元年以疾乞骸加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其年冬卒年六十二贈光祿大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文集四十卷子曜亦以文學知名聖曆中修三教珠英官至正諫大夫元超從子稷



稷舉進士累轉中書舍人時從祖兄曜為正諫大夫與稷俱以辭學知名同在兩省為時所稱景龍末為諫議大夫昭文館學士好古博雅尤工隸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跡自後罕能繼者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跡稷銳精模倣筆態適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畫博探古跡睿宗在藩留意於小學稷於是特見招引俄又令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及踐祚累拜中書侍郎與蘇頲等對掌制誥俄與中書侍郎崔日用叅知政事睿宗以鍾紹京為中書令稷勸令禮讓因入言於帝曰紹京素無才望出自胥吏雖有功勳未聞令德一朝超居元宰師長百寮臣恐清濁同貫失於聖朝具瞻之美帝然其言因紹京表讓遂轉為戶部尚書稷又於帝前而折崔日用遞相短長由是罷知政事遷左散騎常侍歷工部禮部二尚書以翊贊睿宗功封晉國公賜實封三百戶除太子少保睿宗嘗召稷入宮中叅決庶政恩遇莫與為比及竇懷貞伏誅稷以知其謀賜死於萬年縣獄中子伯陽以尚公主拜右千牛衛將軍

都尉亦以功封安邑郡公別食實封四伯戶及父死特免坐左遷晉州負外別駕尋而配徒嶺表在道自殺伯陽子談開元十六年尚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光祿負外卿旬日暴卒

姚思廉字簡之雍州萬年人父察陳吏部尚書入隋歷太子內舍人秘書丞比絳公學兼儒史見重於二代陳亡察自吳興始遷關中思廉少受漢史於其父能盡傳家業勤學寡慾未嘗言及家人產業在陳為揚州主簿入隋為漢王府叅軍丁父憂解職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臨終令思廉續成其志丁繼母憂廬於墓側毀瘠加人服闋補河間郡司法書佐思廉上表陳父遺言有詔許其續成梁陳史煬帝又令與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區宇圖志後為代王侑侍讀會義師剋京城侑府寮奔駭唯思廉侍王不離其側兵將昇殿思廉厲聲謂曰唐公舉義本匡王室卿等不宜無禮於王衆服其言於是布列階下高祖聞而義之許其扶侑至順陽閣下泣拜而去觀者咸歎曰忠烈之士也仁者有勇此之謂乎高祖受禪授秦王文學後太宗



征徐圓朗思廉時在洛陽太宗嘗從容言及隋亡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不懼兵刃以明大節求諸古人亦何以加也因寄物三百段以遺之書曰想節義之風故有斯贈尋引爲文學館學士太宗入春宮遷太子洗馬貞觀初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寫其形像列於十八學士圖令文學褚亮爲之讚曰志苦精勤紀言實錄臨危殉義餘風勵俗三年又受詔與秘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思廉又採謝吳等諸家采史續成父書并推究陳事刪益博綜顧野王所修舊史撰成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卷魏徵雖裁其摠論其編次筆削皆思廉之功也賜綵絹五百段加通直散騎常侍思廉以藩邸之舊深被禮遇政有得失常遣密奏之思廉亦直言無隱太宗將幸九成宮思廉諫曰離宮遊幸秦皇漢武之事固非堯舜禹湯之所爲也言甚切直太宗諭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固非情好遊賞也因賜帛五十匹九年拜散騎常侍賜爵豐城縣男十一年卒太宗深悼惜之廢朝一日贈太常卿謚曰康賜葬地於昭陵子處平官至通事舍人處平子璿珽別

有傳

顏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齊黃門侍郎之推孫也其先本居瑯琊世仕江左及之推歷事周齊齊滅始居蜀中父思魯以學藝稱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參軍師古少傳家業博覽羣書尤精詁訓善屬文隋仁壽中爲尚書左丞李綱所薦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養劇縣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奇其對到官果以幹理聞時薛道衡爲襄州摠管與高祖有舊又悅其才有所綴文嘗使其掎撫疵病甚親昵之尋坐事免歸長安十年不得調家貧以教授爲業及起義師古至長春宮謁見授朝散大夫從平京城拜燉煌公府文學轉起居舍人再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于時軍國多務凡有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於政理冊奏之工時無及者太宗踐祚擢拜中書侍郎封瑯琊縣男以母憂去職服闋復爲中書侍郎歲餘坐事免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釐正既成奏之太宗復遣諸儒重加詳議



于時諸儒傳習已久皆共非之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今本隨言曉  
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於是兼通直郎散騎常侍  
領其所定之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貞觀七年拜秘書少監專典刊  
正所有奇書難字衆所共惑者隨宜剖析曲盡其源是時多引後進  
之士為讐校師古抑素流先貴勢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物論稱其  
納賄由是出為郴州刺史未行太宗惜其才謂之曰卿之學識良有  
可稱但事親居官未為清論所許今之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曩日  
任使不忍遐弃宜深自誠勵也於是復以為秘書少監師古既負其  
才又早見驅策累被任用及頻有罪譴意甚喪沮自是闔門守靜杜  
絕賓客放志園亭葛巾野服然搜求古跡及古器執好不巳俄又奉  
詔與博士等撰定五禮十一年禮成進爵為子時承乾在東宮命師  
古注班固漢書解釋詳明深為學者所重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編之  
秘閣賜師古物二百段良馬一匹十五年太宗下詔將有事於泰山  
所司與公卿并諸儒博士詳定儀注太常卿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

棻為封禪使參考其儀時論者競起異端師古奏曰臣撰定封禪儀  
注書在十一年春于時諸儒參詳以為適中於是詔公卿定其可否  
多從師古之說然而事竟不行師古俄遷秘書監弘文館學士十九  
年從駕東經道病卒年六十五謚曰戴有集六十卷其所注漢書及  
急就章大行於世永徽三年師古子揚庭為符璽郎又表上師古所  
撰匡謬正俗八卷高宗下詔付秘書閣仍賜揚庭帛五十疋師古弟  
相時亦有學業武德中與房玄齡等為秦府學士貞觀中累遷諫議  
大夫拾遺補闕有諍臣之風尋轉禮部侍郎相時羸瘠多疾病太宗  
常使賜以醫藥性仁友及師古卒不勝哀慕而卒師古叔父遊秦武  
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以強暴寡禮  
風俗未安遊秦撫恤境內敬讓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  
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俄拜鄆州刺史卒  
于官撰漢書決疑十二卷為學者所稱後師古注漢書亦多贊其義耳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隋鴻臚少卿熙之子也先居燉煌代為河西



右族德棻博涉文史早知名大業末爲藥城長以世亂不就職及義  
旗建淮安王神通據太平宮自稱摠管以德棻爲記室參軍高祖入  
關引直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元年轉起居舍人甚見親待五年遷秘  
書丞與侍中陳叔達等受詔撰藝文類聚高祖問德棻曰比者丈夫  
冠婦人髻競爲高大何也對曰在人之身冠爲上飾所以古人方諸  
君上昔東晉之末君弱臣強江左士女皆衣小而裳大及宋武正位  
之後君德尊嚴衣服之製俄亦變改此即近事之徵高祖然之時承  
喪亂之餘經籍亡逸德棻奏請購募遺書重加錢帛增置楷書令繕  
寫數年間羣書略備德棻嘗從容言於高祖曰竊見近代已來多無  
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  
猶接尚有可憑如更十數年後恐事跡湮沒陛下旣受禪於隋復承  
周氏歷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鑑今古如  
臣愚見並請修之高祖然其奏下詔曰司典序言史官記事考論得  
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鑑將來伏犧以

降周秦斯及兩漢傳緒三國受命迄于晉宋載籍備焉自有魏南徒  
乘機撫運周隋禪代歷世相仍梁氏稱邦跨據淮海齊遷龜鼎陳建  
皇宗莫不自命正朔綿歷歲祀各殊徽號剛定禮儀至於發跡開基  
受終告代嘉謀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績無乏於時然而簡牘未編  
紀傳咸闕炎涼已積謠俗遷訛餘烈遺風倏焉將墜朕握圖馭宇長  
世字人方立典纂永垂憲則顧彼湮落用深軫悼有懷撰次實資良  
直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可修魏史侍中陳叔  
達秘書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儉可修周史兼中書令封德彝中書  
舍人顏師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  
蕭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秘書丞魏  
徵可修齊史秘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秦王文學姚思廉可修陳  
史務加詳覈博採舊聞義在不刊書法無隱瑀等受詔歷數年竟不  
能就而罷貞觀三年太宗復勅修撰乃令德棻與秘書郎岑文本修  
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修齊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陳史秘書監魏



徵修隋史與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摠監諸代史衆議以魏史既有魏收魏彥二家已爲詳備遂不復修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師佐修周史德棻仍摠知類會梁陳齊隋諸史武德已來創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六年累遷禮部侍郎兼修國史賜爵彭陽男十年以修周史賜絹四百匹十一年修新禮成進爵爲子又以撰氏族志成賜帛二百匹十五年轉太子右庶子承乾敗隨例除名十八年起爲雅州刺史以公事免尋有詔改撰晉書房玄齡奏德棻令預修撰當時同修一十八人並推德棻爲首其體制多取決焉書成除秘書少監永徽元年又受詔撰定律令復爲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及五代史志尋遷太常卿兼弘文館學士時高宗初嗣位留心政道常召宰臣及弘文館學士於中華殿而問曰何者爲王道霸道又孰爲先後德棻對曰王道任德霸道任刑自三王已上皆行王道唯秦任霸術漢則雜而行之魏晉已下王霸俱失如欲用之王道爲最而行之爲難高宗曰今之所行何政爲要德棻對曰善者爲政清其

心簡其事以此爲本當今天下無虞年穀豐稔薄賦歛少征役此乃合於古道爲政之要道莫過於此高宗曰政道莫尚於無爲也又問曰禹湯何以興桀紂何以亡德棻對曰傳稱禹湯罪已其與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二主惑於妹喜妲己誅戮諫者造炮烙之刑是其所以亡也高宗甚悅旣罷各賜以繒綵四年遷國子祭酒以修貞觀十三年以後實錄功賜物四百段兼授崇賢館學士尋又撰高宗實錄三十卷進爵爲公龍朔二年表請致仕許之仍加金紫光祿大夫乾封元年卒于家年八十四謚曰憲德棻暮年尤勤於著述國家凡有修撰無不參預自武德已後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前後修撰國史頗爲當時所稱

鄧世隆者相州人也大業末三世充兄子太守河陽引世隆爲賓客大見親遇及太宗攻洛陽遣書諭大世隆爲復書言辭不遜洛陽平後世隆懼罪變姓名自號隱玄先生竄於白鹿山貞觀初徵授國子主簿與崔仁師慕容善行劉顓庾安禮敬播等俱爲修史學士世隆



負宿罪猶不自安太宗聞之遺房玄齡諭之曰爾為王太作書誠合重罪但各為其主於朕豈有惡哉朕今為天子何能追責匹夫之過爾宜坦然勿懷危懼也擢授著作佐郎歷衛尉丞初太宗以武功定海內櫛風沐雨不暇於詩書暨于嗣業進引忠良銳精思政數年之後道致隆平遂於聽覽之暇留情文史敘事言懷時有構屬天才宏麗興託玄遠貞觀十三年世隆上疏請編錄御集太宗竟不許之世隆又採隋代舊事撰為東都記三十卷遷著作郎尋卒

顧胤者蘇州吳人也祖越陳給事黃門侍郎父覽隋秘書學士胤求徵中歷遷起居郎兼修國史撰太宗實錄二十卷成以功加朝散大夫授弘文館學士以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八十卷成加朝請大夫封餘杭縣男賜帛五百段龍朔三年遷司文郎中尋卒胤又撰漢書古今集二十卷行於代子琮長安中為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李延壽者本隴西著姓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宗賢館

學士嘗受詔與著作佐郎敬播同修五代史志又預撰晉書尋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延壽嘗撰太宗政典三十卷表上之歷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尋卒調露中高宗嘗觀其所撰政典歎美久之令藏于秘閣賜其家帛五十段延壽又嘗刪補宋齊梁陳及魏齊周隋等八代史謂之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頗行於代

李仁實魏州頓丘人官至左史嘗著格論三卷通曆八卷戎州記並行於時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也祖頌後魏南臺丞父安齊青州法曹參軍穎達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及長尤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算曆解屬文同郡劉焯名重海內穎達造其門焯初不之禮穎達請質疑滯多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穎達固辭歸焯固留不可還家以教授為務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時煬帝徵諸郡儒官集于東都令國子秘書學士與之論難穎達為最時穎達少年而先輩宿儒恥為之屈潛遣刺客圖之禮部尚書楊



玄感舍之於家由是獲免補太學助教屬隋亂避地於武牢太宗平  
王世充引爲秦府文學館學士武德九年擢授國子博士貞觀初封  
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太宗初即位留心庶政穎達數進忠言益見  
親待太宗嘗問曰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  
虛何謂也穎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已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  
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已之才藝雖多猶以爲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  
所益已之雖有其狀若無已之雖實其容若虛非唯匹庶帝王之德  
亦當如此夫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玄默使深不可測度不可知易稱  
以蒙養正以明夷莅衆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  
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深善其對六  
年累除國子司業歲餘遷太子右庶子仍兼國子司業與諸儒議曆  
及明堂皆從穎達之說又與魏徵撰成隋史加位散騎常侍十一年  
又與朝賢修定五禮所有疑滯咸諮決之書成進爵爲子賜物三百  
段庶人承乾令撰孝經義疏穎達因文見意更廣規諷之道學者稱

之太宗以穎達在東宮數有匡諫與左庶子于志寧各賜黃金一斤  
絹百匹十二年拜國子祭酒乃侍講東宮十四年太宗幸國學觀釋  
奠命穎達講孝經既畢穎達上釋奠頌手詔褒美後承乾不循法度  
穎達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曰太子成長何宜屢改面  
折穎達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諍逾切承乾不能納先是與顏  
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談等諸儒受詔撰定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  
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下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  
異說符聖人之幽旨寔爲不朽付國子監施行賜穎達物三百段時  
又有太學博士馬嘉運駁穎達所撰正義詔更令詳定功竟未就十  
七年以年老致仕十八年圖形於凌煙閣讚曰道光列第風傳闕里  
精義霞開揆辭颯起二十二年卒陪葬昭陵贈太常卿謚曰憲  
司馬才章者魏州貴鄉人也父恒博涉五經善緯候才章少傳其業  
隋末爲邵博士貞觀六年左僕射房玄齡薦之屢蒙召問擢授國子  
助教論議該洽學者稱之



王恭者滑州白馬人也少篤學博涉六經母於鄉間教授弟子自遠方至數百人貞觀初徵拜太學博士其所講三禮皆別立義證甚爲精博蓋文懿文達等皆當時大儒罕所推借每講三禮皆遍舉先達義而亦暢恭所說

馬嘉運者魏州繁水人也少出家爲沙門明於三論後更還俗專精儒業尤善論難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閣祭酒頃之罷歸隱居白鹿山十一年召拜太學博士兼弘文館學士預修文思博要嘉運以穎達所撰正義頗多繁雜每摘摭之諸儒亦稱爲允當高宗居春宮引爲崇賢館學士數與洗馬秦暉侍講殿中甚蒙禮異十九年遷國子博士卒

史臣曰唐德勃興英儒間出佐命協力寔有其人薛收左右歆猷經謀雅道不幸短命殲我良士上言恨不圖形若在當以中書令處之才可知矣元敬藻翰明敏而畏權勢竟不狎房杜深沉至慎不亦優哉元超藉父颺望弼亮宏略諒非其罪而再遷流及登大任益有嘉

上野改時  
宋本下

謀汲引多才以隆弘納其感恩之重時其聞諸有始有卒其歿處幾乎稷出自名家涉于大用及自貶謀學如貞亮何姚思廉篤學寡欲受漢史於家尊果執明義臨大節而不可奪及筆削成書歲規碑聖言其命世亦當仁乎師古家籍儒風該博經義至于詳注史策探測典禮清明在躬天有才格然而三黜之負竟在時譏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令狐德棻貞度應時待問平直徵舊史修新禮以暢國風辨治亂談王霸以資帝業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其斯之謂歟鄧世隆國史時譽固有諒直其復書不遜何不知之甚也上疏請編御集其直乎顧胤清芬可觀彛軌積善餘慶其有子哉李延壽研考史學修撰補克成大典方之班馬何代無人仁實摭摭抑又次焉孔穎達風格高爽幼而有聞探曠明敏辨析應對天有通才人道惡盈必有毀訐及正義炳煥乃異人也雖其摘摭亦何損於明司馬才章善時崇儒明覈致業王恭弘闡聲教禮學研詳馬嘉運達識自通克成典雅並符才用潤色丹青其摘摭繁雜蓋求備者也



贊曰河東三鳳俱瑞黃圖茶爲良史穎實名儒解經不窮希顏之徒  
登瀛入館不其盛乎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三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四

劉洎

崔仁師孫湜 湜弟液 液子論

馬周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宋本作一

治宋本作持

宋作受授

劉洎字思道荊州江陵人也隋末任書生爲詩郎銑令略地嶺  
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敗遂以所得城歸授南康州都督府長  
史貞觀七年累拜給事中封清苑縣男十五年轉治書侍御史上疏  
曰尚書萬機寔爲政本伏尋此選受授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  
丞方於管轄爰至曹郎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竊位興譏伏見比來尚  
書省詔勅稍停文案壅滯臣誠雖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  
僕于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  
平直事應彈舉無所迴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  
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爲勳親在



宋作循

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寮未徧公道雖欲自強先懼踴謗所以郎中抑奪唯事諮稟尚書依違不得斷決或憚聞奏故事稽延案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爲事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爲奉公莫論當否遞相姑息唯務彌縫且選賢授能非材莫舉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於懿戚元勳但優其禮秩或年高耄及或積病智昏既無益於時宜當致之以閑逸久妨賢路殊爲不可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四員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略舉亦當矯正趨競豈唯息其稽滯哉書奏未幾拜尚書右丞十三年遷黃門侍郎十七年加授銀青光祿大夫尋除散騎常侍洎性疎俊敢言太宗工王羲之書尤善飛白嘗宴三品已上於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酒爭取於帝手洎登御座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牀罪當死請付法帝笑而言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尋攝黃門侍郎加上護軍太宗善持論每與公卿言及古道必詰難往復洎上書

宋本同

宋作御

宋作羣

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敷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古長孺陳譏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昇平皆陛下力行所致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捨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絀圖淡焉自怡固萬壽於南岳齊百姓於東戶則天下幸甚皇恩斯畢手詔荅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

宋作至



改時皇太子初立泊以爲宜尊賢重道上書曰臣聞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斯皆屈主祀之尊申下交之義故得藹言咸薦睿問旁通不出軒庭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鴻基者焉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於始將悔于終是以晁錯上書令先通政術賈誼獻策務前知禮教竊惟皇太子孝友仁義明允篤誠皆挺自天姿非勞審諭固以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表於三朝藝宮論道宜弘於四術雖春秋鼎盛飭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墮業興譏取適宴安方從此始臣以愚短幸參侍從思廣離明徑願聞徑不敢曲陳故事請以聖德言之伏惟陛下誕敷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於匡時允武允文功成於纂祀萬方即序九圍清宴尚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睿思於當年乙夜觀書事高漢祚馬上披卷勤過魏后陛下自勵如此而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斲屏機務即寓雕蟲綜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摘玉字於仙札則流霞成彩

宋本上徑作輕

一徑作微

宋本下作曲

宋作帝

固以錙銖萬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鍾張何階於入室陛下自好如此而太子悠然靜處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歷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聽俯詢凡識聽朝之隙引見羣官降以溫顏訪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里閭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聽覽陛下自好如此而令太子久入趨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蔑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睿範訓及儲君授以良書娛之嘉客晨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逾光羣生之福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所以分別於嫌疑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以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暫還東宮拜謁既踈且事欣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官案無由以進言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俯鑒前躅稍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儲徽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自此勅泊今與岑文本同馬周遞日往東宮

宋作循



與皇太子談論太宗嘗怒苑西守監穆裕命於朝堂斬之皇太子遽  
進諫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曰夫人又相與處自然染習自朕臨御  
天下虚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  
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悅諫昔者因染以成性  
固有今日之諫耳十八年遷侍中太宗嘗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  
王多順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已過卿等須言朕愆  
失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等咸云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  
洎對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人不稱旨者或面  
加窮詰無不慙退恐非獎進言者之路太宗曰卿言是也當為卿改  
之太宗從遼令洎與高士廉馬周留輔皇太子定州監國仍兼左庶  
子檢校民部尚書太宗謂洎曰我今遠征使卿輔翼太子社稷安危  
之機所備尤重卿宜深識我意洎進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愆失者  
臣謹即行誅太宗以其妄發頗怪之謂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  
失身卿性疎而太健恐以此取敗深宜謹慎以保終吉十九年太宗

宋本同

宋本同

遼東還發定州在道不康洎與中書令馬周入謁洎周出遂良傳  
起居洎泣曰聖體患臙極可憂懼遂良誣奏之曰洎云國家之事不  
足慮正當傳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然定矣太宗  
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又引馬周以自明太宗問周周對與洎所  
陳不異遂良又執證不已乃賜洎自盡洎臨引決請紙筆欲有所奏  
憲司不與洎死太宗知憲司不與紙筆怒之並令屬吏洎文集十卷  
行於時則天臨朝其子弘業上言洎被遂良譖而死詔令復其官爵  
馬周字賓王清河在平人也少孤貧好學尤精詩傳落拓不為州里  
所敬武德中補博州助教日飲醇酎不以講授為事刺史達奚恕屢  
加咎責周乃拂衣遊於曹汴又為浚儀令崔賢者所辱遂感激西游  
長安宿於新豐逆旅主人唯供諸商販而不顧待周遂命酒一斗八  
升悠然獨酌主人深異之至京師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貞觀五年  
太宗令百寮上書言得失何以武吏不涉經學周乃為何陳便宜二  
十餘事令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怪其能問何何荅曰此非臣所能家

宋本同



客馬周具草也每與臣言未嘗不以忠孝為意太宗即日召之未至  
則遣使催促者數四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六年授監察御  
史奉使稱旨帝以常何舉得其人賜帛三百匹是歲周上疏曰微臣  
每讀經史見前賢忠孝之事臣雖小人竊希大道未嘗不廢卷長想  
思履其迹臣以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願來事可為者  
唯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而自歸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瞽過  
垂齒錄竊自顧瞻無階苔謝輒以微軀丹款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  
安宮在宮城之西其牆宇宮闕之制方之紫極尚為卑小臣伏以東  
宮皇太子之宅猶處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雖太上皇游  
心道素志存清儉陛下重違慈旨愛惜人力而蕃夷朝見及四方觀  
聽有不足焉臣願營築雉堞修起門樓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  
大孝昭乎天下矣臣又伏見明勅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  
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  
里遠阻動輒嚴蹕經旬非可以旦暮至也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

宋無過字

無一字

即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為避暑然則太上皇尚留  
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溫清之道臣竊未安然勅書既出業已成就  
願示速返之期以開衆惑臣又見詔書令宗室勳賢作鎮藩部貽厥  
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  
重之欲其胤裔承守而與國無疆也臣以為如詔旨者陛下宜思所  
以安存之富貴之然則何用代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  
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北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  
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樂鑿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  
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  
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方授則雖  
其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  
全其代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夫得奉大恩而子孫終  
其福祿也臣又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基故曰孝莫大於嚴  
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云吾不預祭



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如此伏惟陛下踐祚以來宗廟之享未  
會親事伏緣聖情獨以鑿輿一出勞費稍多所以忍其孝思以便百  
姓遂使一代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貽厥孫謀垂則來葉  
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之訓人固有屈已以從時願聖  
慈顧省愚<sub>拙</sub>臣又聞致化之道在於求賢審官爲政之基在於揚清  
激濁孔子曰唯名與器不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爲重也臣伏見王長  
通白明達本自樂工輿阜雜類韋槃提斛斯正則更無他材闕解調  
馬縱使術踰儕輩伎能有取乍可厚賜錢帛以富其家豈得列預士  
流超授高爵遂使朝會之位萬國來庭騶子倡人鳴玉曳履與夫朝  
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竊耻之然朝命旣往縱不可追謂宜  
不使在朝班預於十伍太宗深納之尋除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十一  
年周又上疏曰臣歷觀前代自夏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  
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爲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  
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以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六十年少者纔二

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  
可思故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  
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思隆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  
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代之基<sub>體</sub>欲收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  
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唯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  
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  
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  
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千里春秋冬夏略  
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旣不廢自然須人徒  
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爲陛  
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  
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  
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所以  
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



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臣聞昧且不顯後世猶怠作法於理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尋往代以來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教當修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者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誠也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纒得一斗米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愛憐之故人人自安會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為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為者頗多不急之務故

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言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是有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歛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為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患任彼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肝食憂寢而已古語云勸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誠德勵精為政不煩遠采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德實謂為漢文帝云可慟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德王德豈不難乎淮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誼言為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略振主如韓彭之難駕馭者而



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即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是諸王皆為樹置失宜不預為節制以至於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唯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加別優賜會無紀極俚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規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又言臨天下者以人為本欲令百姓安樂唯在刺史縣令縣令既衆不可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稱聖意則陛下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擢昇宰相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入為丞相今朝廷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刺史多是武夫勲人或京官

不稱職方始外出而折衝果毅之內身材強者先入為中郎將其次始補州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其材堪宰位以德行見稱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太宗稱善又之先是京城諸街每至晨暮遣人傳呼以警衆周遂奏諸街置鼓每擊以警衆令罷傳呼時人便之太宗益加賞勞俄拜給事中十二年轉中書舍人周有機辨能敷奏深識事端無不中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不見則便思之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推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亡倦昔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十五年遷治書侍御史兼知諫議大夫又兼檢校晉王府長史王為皇太子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依舊兼太子右庶子周既職兼兩宮處事精密甚獲當時之譽太宗伐遼東皇太子定州監守令周與高士廉劉洎留輔皇太子太宗還以本官攝吏部尚書二十一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太宗嘗以神筆賜周飛白書曰



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周病消渴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宮勅求勝地爲周起宅名醫中使相望不絕每令尚食以膳供之太宗躬爲調藥皇太子親臨問疾周臨終索所陳事表草一帙手自焚之慨然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弗爲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太宗爲之舉哀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高宗即位追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庭子載咸亨年累遷吏部侍郎善選補于今稱之卒於雍州長史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應制舉授管州錄事參軍五年侍中陳叔達薦仁師才堪史職進拜右武衛錄事參軍預修梁魏等史貞觀初再遷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逆謀事發州縣追捕反黨俘囚滿獄詔仁師按覆其事仁師至州悉去桎械仍與飲食湯沐以寬慰之唯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原免及奏報詔使將往決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此獄徒侶極衆而足下雪免者多人皆好生誰肯讓死今旣臨命恐未甘心深爲足下憂也仁師曰嘗聞理獄之體必務仁

恕故稱殺人刑足亦皆有禮豈有求身之安知枉不爲申理若以一介暗短但易得十囚之命亦所願也伏伽慙而退及勅使至青州更訊諸囚咸曰崔公仁恕事無枉濫請伏罪皆無異辭仁師後爲度支郎中嘗奏支度財物數千言手不執本太宗怪之令黃門侍郎杜正倫齋本仁師對唱一無老殊太宗大奇之時校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毀孔鄭舊義上表請廢舊注行已所注者詔禮部集諸儒詳議玄度口辯諸博士皆不能詰之郎中許敬宗請付秘閣藏其書河間王孝恭特請與孔鄭並行仁師以玄度穿鑿不經乃條其不合大義駁奏請罷之詔竟依仁師議玄度遂廢十六年遷給事中時刑部以賊盜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奏請八座詳議右僕射高士廉吏部尚書侯君集兵部尚書李勣等議請從重民部尚書唐儉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工部尚書杜楚客等議請依舊不改時議者以漢及魏晉謀反皆夷三族咸欲依士廉等議仁師獨駁曰自義農以降爰及唐虞或設言而人不犯或畫象而下知禁三代之盛泣



幸解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爲稱首及其世亂獄訟滋煩周之季年不勝其弊烈火原於子產峭澗起於安于韓季申商爭持急刻叅夷相坐始於此也秦用其法遂至土崩漢高之務寬大未爲盡善文帝之存仁厚仍多涼德遂使新垣族滅信越菹醢見譏良史謂之過刑魏晉至隋有損有益凝脂猶密秋荼尚煩皇上爰發至仁念茲刑憲酌前王之令典探徃代之嘉猷革弊蠲苛可大可久仍降綸綽頒之九區故得斷獄數簡手足有措刑清化洽未有不安忽以暴秦酷法爲隆周中典珥惻隱之情反惟行之令進退叅詳未見其可且父子天屬昆季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既欲改法請更審量竟從仁師駁議後仁師密奏請立魏王爲太子忤旨轉爲鴻臚少卿遷民部侍郎征遼之役詔太常卿韋挺知海運仁師爲副仁師又別知河南水運仁師以水路險遠恐遠州所輸不時至海遂便宜從事遞發近海租賦以充轉輸及韋挺以壅滯失期除名爲民仁師以運夫逃走不奏坐免官既不得志遂作體命賦

以暢其情辭多不載太宗還至中山起爲中書舍人尋兼檢校刑部侍郎太宗幸翠微宮仁師上清暑賦以諷太宗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遷中書侍郎叅知機務時仁師甚承恩遇中書令褚遂良頗忌嫉之會有伏閣上訴者仁師不奏太宗以仁師上遂配離州會赦還求徵初起授簡州刺史尋卒年六十餘神龍初以子搆爲國子祭酒恩例贈同州刺史搆子湜

湜少以文辭知名舉進士累轉左補闕預修三教珠英遷殿中侍御史神龍初轉考功員外郎時桓彥範敬暉等旣知國政懼武三思讒間引湜爲耳目使伺其動靜俄而中宗疎忌功臣於三思恩寵漸厚湜乃反以桓敬等計議潛告三思尋遷中書舍人及桓敬等徙于嶺外湜又說三思盡宜殺之以絕其歸望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表兄周利貞先爲桓敬等所惡自侍御史出嘉州司馬湜乃舉充此行桓敬等聞利貞至多自殺三思引利貞爲御史中丞湜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搆爲禮部父子同爲南省副貳有唐以來未有也時昭容上官



氏屢出外宅湜託附之由是中宗遇湜甚厚俄拜吏部侍郎尋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同知選事銓綜失序為御史李商隱所劾愔坐配流嶺表湜左轉為江州司馬上官昭容密與安樂公主曲為申理中宗乃以愔為江州司馬授湜襄州刺史未幾入為尚書左丞韋庶人臨朝復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出為華州刺史俄又拜太子詹事初湜景龍中獻策開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陸之運役徒數萬死者十三四仍嚴錮舊道禁行旅所開新路以通竟為夏潦衝突崩墜不通至是追論湜開山路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俄為太平公主所引復遷中書門下三品先天元年拜中書令與劉幽求爭權不協陷幽求徙于嶺表仍促廣州都督周利貞以逗留殺之不果而止時挹以年老累除戶部尚書致仕挹性貪冒受人請託數以公事于湜湜多違拒不從大為時論所嗤玄宗在東宮數幸其第恩意甚密湜既私附太平公主時人咸為之懼門客陳振鷺獻海鷗賦以諷之湜雖稱善而心實不悅及帝將誅蕭至忠等召

將託為腹心湜弟滌謂湜曰主上若有所問不得有所隱也湜不從及見帝對問失旨至忠等既誅湜坐徙嶺外時新興王晉亦連坐伏誅臨刑歎曰本謀此事出自崔湜今我就死而湜得生何冤濫也俄而所司奏官人元氏款稱與湜曾密謀進醜乃追湜賜死初湜與張說有隙說時為中書令議者以為說構陷之時湜與尚書右丞盧藏用同配流俱行湜謂藏用曰家弟承恩或冀寬宥因遲留不速進行至荊州夢於講堂照鏡曰鏡者明象吾當為人主所明也以告占夢人張由對曰講堂者受法之所鏡者於文為立見金此非吉徵其日追使至縊於驛中時年四十三湜美姿儀舉有才名弟液滌及從兄泣並有文翰居清要每宴私之際自比東晉王導謝安之家謂人曰吾之一門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也是故進趣不已而不以令終液尤工五言之作湜常歎伏之曰海子我家之龜也海子即夜小名官至殿中侍御史坐兄配流逃匿於郢州人胡履虛之家作幽征賦以見意辭甚典麗



遇赦還道病卒友人裴耀卿纂其遺文爲集十卷

液子論以吏幹稱天寶中自櫟陽令遷司勳自外郎濛陽太守乾元後歷與名郡皆以理行稱大曆末元載以罪誅朝廷方振起淹滯遷同州刺史未幾爲黜陟使庾何所按廢免議者以何舉奏涉於深刻復用論爲衢州刺史秩滿寓於揚楚間德宗以舊族者年授大理卿致仕卒

液弟滌多辯智善諧譏素與玄宗款密兄湜坐太平黨誅玄宗常思之故待滌踰厚用爲秘書監出入禁中與諸王侍宴不讓席而坐或在寧王之上後賜名澄從東封還加金紫光祿大夫封安喜縣子開元十四年卒贈兗州刺史

史臣曰劉洎始以章疏切直以至位望隆顯至于提綱整帶咨聖嘉猷籍國士之談體慮廣之器噫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一言不慎竟陷誣奏維君親其悔而駟不及舌良足悲矣焉周道承際會天有深沈悟主談微實忠本孝冲識廣度克涉穹崇詩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

情其中壽不憚遺乎崔仁師以史材獲進其刊正褒貶雅得詳明至于本仁恕申枉濫其事可觀沮穿鑿之注止從重之刑其言甚直書曰疑謀勿成而以魏王爲請不亦惑乎及參機務竟致忌嫉罔上之名抑有由也崔湜之德去祖逾遠謂勢可恃謂進無傷及位極人臣之心無止足覽海鷗賦知而不誠及荊州之夢人知不免易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贊曰驥逢造父一日千里英主取賢不拘階陛賓王徒步洎爲賊吏一見文皇皆登相位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四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五

蘇世長 子良嗣

孫伏伽

韋雲起

張玄素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蘇世長雍州武功人也祖彤後魏直散騎常侍父振周宕州刺史建威縣侯周武帝時世長年十餘歲上書言事武帝以其年小召問讀何書對曰讀孝經論語武帝曰孝經論語何所言對曰孝經云為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論語曰為政以德武帝善其對令於獸門館讀書以其父歿王事因令襲爵世長於武帝前擗踊號泣武帝為之改容隋文帝受禪世長又屢上便宜頗有補益超遷長安令大業中為都水少監使於上江督運會江都難作世長為煬帝發喪慟哭哀感路人王世充僭號署為太子太保行臺右僕射與世充兄子弘烈及將豆盧襲俱鎮襄陽時弘烈娶襲女為妻深相結託高祖與襲有舊墮



書諭之不從，頓斬使者。武德四年，洛陽平。世長首勸弘烈歸降。既至，京師高祖誅褒而責世長來晚之故。世長頓頽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歛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陛下應天順人，布德施惠，又安得忘管仲維齒之事乎？且臣武功之士，經涉亂離，死亡略盡。惟臣殘命得見聖朝，陛下若復殺之，是絕其類也。實望天恩，使有遺種。」高祖與之有故，笑而釋之，尋授玉山屯監。後於玄武門引見，語及平生恩意，其厚。高祖曰：「卿自謂諂佞，耶正直。」耶對曰：「臣實愚直。」高祖曰：「卿若直，何爲昔世充而歸我？」對曰：「洛陽旣平，天下爲一。臣智窮力屈，始歸陛下。向使世充尚在，臣據漢南天意，雖有所歸，人事足爲敵。」高祖大笑，嘗嘲之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棄忠貞於鄭國，忘信義於吾家。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封侯。臣以山南歸國，惟蒙屯監即日擢拜諫議大夫。從幸涇陽校獵，大獲禽獸於旌門。高祖入御營，顧謂朝臣曰：「今日政樂乎？」世長進曰：「陛下逆獵薄廢萬

機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旣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矣。及突厥入寇，武功郡縣多失戶口。是後下詔將幸武功校獵，世長又諫曰：「突厥初入，大爲民害。陛下救恤之道，猶未發言，乃於其地又縱畋獵，非但仁育之心有所不足，百姓供頓將何以堪？」高祖不納，又嘗引之於披香殿。世長酒酣，奏曰：「此殿隋煬帝所作，耶是何雕麗之若此也？」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設詭疑？而言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瑠璃之瓦，並非受命帝王愛民節用之所爲也。若是陛下下作此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常侍見陛下宅宇纒蔽，風霜當此之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侈民，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初有天下，而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深然之。後歷陝州長史、天策府軍諮祭酒。奉旨初開文學館，引爲學士，與房玄齡等一十八人皆蒙圖畫。令文學褚亮爲之贊曰：「軍諮諧噱，超然辯悟。正色干庭，匪躬之故。貞觀初聘于



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受賂遺朝廷稱之出爲巴州刺史覆舟溺水而卒世長機辯有學博涉而簡率嗜酒無威儀初在陝州部內多犯法世長莫能禁乃責躬引咎自撻於都街伍伯嫉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觀者咸以爲笑議者方稱其詐

于良嗣高宗時遷周王府司馬王時年少舉事不法良嗣正色匡諫甚見敬憚王府官屬多非其人良嗣守文檢括莫敢有犯深爲高宗所稱遷荆州大都督府長史高宗使宦者綠江採異竹將於苑中植之宦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還過荆州良嗣囚之因上疏切諫稱遠方求珍異以疲道路非聖人抑已愛人之道又小人竊弄威福以虧皇明言甚切直疏奏高宗下制慰勉遽令棄竹於江中永淳中爲雍州長史時關中大飢人相食盜賊熒橫良嗣爲政嚴明盜發三日內無不擒獲則天臨朝遷工部尚書尋代王德真爲納言累封溫國公爲西京留守則天賦詩餞送賞遇甚渥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營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駭之曰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

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也匪躬遂止無幾追入都遷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載初元年春罷文昌左相加位特進仍依舊知政事與地官尚書韋方質不協及方質坐事當誅辭引良嗣則天特保明之良嗣謝恩拜伏便不能復起輿歸其家詔御醫張文仲韋慈藏往視疾其日薨年八十五則天數日舉哀於觀風門勅百官就宅赴吊贈開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賜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兼降璽書吊祭其子踐言太常丞尋爲酷吏所陷配流嶺南而死追削良嗣官爵籍沒其家景龍元年追贈良嗣司空踐言子務玄襲爵溫國公開元中爲邠王府長史

韋雲起雍州萬年人伯父澄武德初國子祭酒綿州刺史雲起隋開皇中明經舉授符璽直長嘗因奏事文帝問曰外間有不便事汝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在帝側雲起應聲奏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徒以公主之壻遂居要職臣恐物議以陛下官不擇賢濫以天秩加於私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其言顧謂述



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仁壽初詔在朝文武舉人迷乃舉雲起進授通事舍人大業初改爲通事謁者又上疏奏曰今朝廷之內多山東人而自作門戶更相談薦附下罔上共爲朋黨不抑其端必傾朝政臣所以痛心扼腕不能默已謹件朋黨人姓名及姦狀如左煬帝令大理追究於是左丞郎蔚之司隸別駕郎楚之並坐朋黨配流漫頭赤水餘免官者九人會契丹入抄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往討契丹部落啓人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各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之後擊鼓而發軍中有犯約者斬紇干一人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來入謁之皆膝行股戰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情無猜忌雲起旣入其界使突厥詐云向柳城郡欲共高麗交易勿言營中有隋使敢漏泄者斬之契丹不備去賊營百里詐引南度夜復退還去營五十里結陣而宿契丹弗之知也旣明俱發馳騎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女子及畜產以半賜突厥餘將入朝男

子皆殺之煬帝大喜集百官曰雲起用突厥而平契丹行師奇譎才兼文武又立朝蹇諤朕今親自舉之擢爲治書御史雲起乃奏劾曰內史侍郎虞世基職典樞要寄任隆重御史大夫裴蘊特蒙殊寵維持內外今四方告變不爲奏聞賊數實多或減言少陛下旣聞賊少發兵不多衆寡懸殊往皆莫尅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此而不繩爲害將大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曰雲起詆訾名臣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由是左遷大理司直煬帝幸揚州雲起告歸長安屬義旗入關於長樂宮謁見義寧元年授司農卿封陽城縣公武德元年加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判農圃監事是歲欲大發兵討王世充雲起上表諫曰國家承喪亂之後百姓流離未蒙安養頻年不熟關內阻飢京邑初平物情未附鼠竊狗盜猶爲國憂墊屋司竹餘氛未殄藍田谷口羣盜實多朝夕伺間極爲國害雖京城之內每夜賊發北有師都連結胡寇斯乃國家腹心之疾也捨此不圖而窺兵函洛若師出之後內盜乘虛一旦有變禍將不小臣謂王世



充遠隔千里山川懸絕無能爲害待有餘力方可討之今內難未弭且宜弘於度外如臣愚見請暫戢兵務穡勸農安人和衆關中小盜自然寧息秦川將卒賈勇有餘三年之後一舉便定今雖欲速臣恐未可乃從之會突厥入寇詔雲起惣領函寧已北九州兵馬便宜從事四年授西麟州刺史司農卿如故尋代趙郡王孝恭爲夔州刺史轉遂州都督懷柔夷獠咸得衆心遷益州行臺民部尚書尋轉行臺兵部尚書行臺僕射竇軌多行殺戮又妄奏獠反與得集兵因此作威肆其凶暴雲起多執不從雲起又營私產交通生獠以規其利軌亦對衆言之由是構隙情相猜貳隱太子之死也勅遣軌息馳驛詣益州報軌乃疑雲起弟慶儉堂弟慶嗣及親族並事東宮慮其聞狀或將爲變先設備而後告之雲起果不信問曰詔書何在軌曰公建成黨也今不奉詔同反明矣遂執殺之初雲起年少時師事太學博士王頗頗每與之言及時事甚嘉歎之乃謂之曰韋生識悟如是必能自取富貴然剛腸嫉惡終當以此害身竟如頗言子師實垂拱

初官至華州刺史太子少詹事封扶陽郡公師實子方質則天初爲臺侍郎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改修垂拱格式方質多所損益甚爲時人所稱俄而武承嗣三思當朝用事諸宰相咸傾附之方質疾假承嗣等詣宅問疾方質據牀不爲之禮左右云跪見權貴恐招危禍方質曰吉凶命也大丈夫豈能折節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也尋爲酷吏周興來子珣所構配流儋州仍籍沒其家尋卒神龍初雪免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大業末自大理寺史累補萬年縣法曹武德元年初以三事上諫其一曰臣聞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父有諍子雖無道不陷於不義故云子不可不諍於父臣不可不諍於君以此言之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故也隋後主所以失天下者何也止爲不聞其過當時非無直言之士由君不受諫自謂德盛唐堯功過夏禹窮侈極慾以恣其心天下之士肝腦塗地戶口減耗盜賊日滋而不覺知者皆由朝臣不敢告之也向使修嚴父之法開直言



之路選賢任能賞罰得中人人樂業誰能搖動者乎所以前朝好爲  
變更不師古訓者止爲天誘其咎將以開今聖唐也陛下龍舉晉陽  
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位遂隆陛下勿以唐得天下之易不知隋失  
之不難也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旣爲竹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凡有蒐狩須順四時旣代入理安得  
非時妄動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有獻鷄鶡者此乃前朝之弊  
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參軍事盧牟子獻琵琶長  
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頗蒙賞勞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陛下必有所欲何求而不得陛下所少者豈此物哉願陛  
下察臣愚忠則天下幸甚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有隋之末大  
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可不改近者太常官司於人間借婦女裙襦五  
百餘具以充散妓之服云擬五月五日於玄武門遊戲臣竊思審實  
損皂猷亦非貽厥子孫謀爲後代法也故書云無以小怨爲無傷而  
弗去恐從小至於大故也論語云放鄭聲遠佞人又云樂則詔舞以

此言之散妓定非功成之樂也如臣愚見請並廢之則天下不勝  
甚其三日臣聞性相近而習相遠以其所好相染也故書云與治同  
道罔弗興與亂同事罔弗亡以此言之興亂其在斯與皇太子及諸  
王等左右羣僚不可不擇而任之也如臣愚見但是無義之人及先  
來無賴家門不能邕睦及好奢華馳獵馭射專作慢遊狗馬聲色歌  
舞之人不得使親而近之也此等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於拾遺補  
闕決不能爲也臣歷窺往古下觀近代至於子孫不孝兄弟離間莫  
不爲左右亂之也願陛下妙選賢才以爲皇太子僚友如此即克隆  
盤石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大悅下詔曰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典籍  
豈無先誠臣僕諂諛故弗之覺也漢高祖反正從諫如流治平文景  
繼業宣元承緒不由斯道孰隆景祚周隋之季忠臣結舌一言喪邦  
諒足深誠永言於此常深歎息朕每惟寡薄恭膺寶命雖不能性與  
天道庶思勉力常冀稱諧以匡不逮而羣公卿士罕進直言將申虛  
受之懷物所未諭萬年縣法曹孫伏伽至誠慷慨詞義懇切指陳得



失無所迴避非有不次之舉曷貽利行之益伏伽既懷諒直宜處憲司可治書侍御史仍頒示遠近知朕意焉兼賜帛三百匹時軍國多事賦歛繁重伏伽屢奏請改革高祖並納焉二年高祖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惟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志在安人平亂任武臣實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臣不逮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諍言然惟李綱善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屣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及平王世充竇建德大赦天下既而責其黨與並令配遷伏伽上表諫曰臣聞王言無戲自古格言去食存信謂諸舊典故書云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又論語云一言出口駟不及舌以此而論言之出口不可不慎伏惟陛下光臨區宇覆育群生率土之濱誰非臣妾絲綸一發取信萬方使聞之者不疑見之者不惑陛下今月二日發雲雨之制光被黔黎無所間然公私蒙賴既云常赦不免皆赦除之此非有赦其有罪亦是與天下斷當許其更新以此言之但是赦後便無

事因何王世充及建德部下赦後始欲遷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遣下人若為取則若欲仔細推尋逆城之內人誰無罪故書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若論渠魁世充等為首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古人云蹠狗吠堯嚳非其主在東都城內及建德部下乃有與陛下積小故舊編髮友朋猶尚有人敗後始至者此等豈忘陛下皆云被墜故也以此言之自外踈者竊謂無罪又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上古也來何代無君所以祗稱堯舜之善者何也直由為天子者實難善名難得故也往者天下未平威權須應機而作今四方既定設法須與人共之但法者陛下自作之還須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今自為無信欲遣北人若為信畏故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賞罰之行達乎貴賤聖人制法無限親踈如臣愚見世充建德下偽官經赦合免責情欲遷配者請並放之則天下幸甚又上表請置諫官高祖皆納焉太宗即位賜爵樂安縣男貞觀元年轉大理少卿太宗嘗馬射伏伽上書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



金之子立不倚衡以此言之天下之主不可履險乘危明矣臣又聞天子之居也則禁衛九重其動也則出警入蹕此非極尊其居處乃為社稷生靈之大計耳故古人云一人有慶非人賴之臣竊聞陛下猶自走馬射帖娛悅近臣此乃無禁乘危竊為陛下有所不取也何者一則非光史冊二則未足顯揚又非所以導養聖躬亦不可以垂範後代此祇是少年諸王之所務豈得既為天子今日猶行之乎陛下雖欲自輕其柰社稷天下何如臣愚見竊謂不可太宗覽之大悅五年坐奏囚誤失免官尋起為刑部郎中累遷大理少卿轉民部侍郎十四年拜大理卿後出為陝州刺史永徽五年以年老致仕顯慶三年卒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隋末為景城縣戶曹竇建德攻陷景城玄素被執將就戮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命曰此人清慎若是今儻殺之乃無天也大王將定天下當深加禮接以招四方如何殺之使善人解體建德遽命釋之署為治書侍御史固辭不受及江都不守又召拜黃門侍郎始應命建德平授景城都督府錄事參軍太宗聞其名及即位召見訪以政道對曰臣觀自古已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重又欲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況一日萬機已多虧失以日繼日乃至累年垂謬既多不亡何待如其廣任賢良高居深視百司奉職誰敢犯之臣又觀隋末沸騰被於寓縣所求天下者不過十數人餘皆保邑全身思歸有道是知人欲背主為亂者鮮矣但人君不能安之遂致於亂陛下若近覽危亡日慎一日堯舜之道何以能加大宗善其對擢拜侍御史尋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幸玄素上書諫曰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為君也籍周室之餘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良由逞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恃惟當弘儉約薄賦歛慎終如始可以未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為先東都



未有幸期即何須補葺諸王今並出藩又須營構興廢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欣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則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勞役過度然讜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凋盡天恩含育粗見存立飢寒猶切生計未安三五年間恐未平復柰何營未幸之都奪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豈不知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內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爲日尚淺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又嘗見隋室造殿楹棟宏壯大木非隨近所有多從豫章採來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爲之若用木輪即便火出鐵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壞仍欲令人別齎鐵轂以隨之終日不過進三二十里略計一柱已用數千萬功則於費又過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及乾陽畢功隋人

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宜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深願陛下思之無爲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且陛下初平東都太上皇勅大殿高門並宜焚毀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請賜與貧人事雖不行然天下翕然謳歌至德今若遵舊制即是隋役復興五六年間趨捨頓異何以昭示子孫光敷四海太宗歎曰我不思量遂至於此顧謂房玄齡曰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朕故修營意在便於百姓今玄素上表實亦可依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來不易非其忠直安能若此可賜綵二百匹侍中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迴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累遷太子少詹事轉右庶子時承乾居春宮頗以遊畋廢學玄素上書諫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苟違人道人神同弃然古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爲百姓除害故湯網一面天下歸仁今苑中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常終虧雅意臣聞古語曰學



不師古匪說攸聞然則弘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詔令孔穎達侍講望數存問以補萬一仍博遣有名行學上兼謝文侍奉覽聖人之遺教察既行之往事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此則盡善盡美夏啓周誦焉足言哉夫爲人上者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情耽惑成亂耽惑既甚忠言遂塞所以臣下苟順君道斬斷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小善而不爲故知禍福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兩當須廣樹嘉猷既有好畋之淫何以主斯七愍慎終如始猶懼漸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尋又兼太子少詹事十三年又上書諫曰臣聞周公以大聖之材猶握髮吐殮引納白屋而況後之聖賢敢輕斯道是以禮制呈六子入學而行齒胄欲使太子知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外皆因行以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隆尚須學文以飾其表至如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諭今增暉睿德而雖蟲小伎

以宋作

之流祗可時命追隨以代博奕耳若其騎射畋遊酣歌戲翫以悅耳目終穢心神漸染既久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即亂臣惡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承乾並不能納太宗知玄素在東宮頗有進諫十四年擢授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時承乾久不坐朝玄素諫曰宮內止有婦人耳不知如樊姬之徒可與弘益聖德者有幾若遂無賢哲便是親驛倖遠忠良人不見德何以光敷三善且宮儲之寄於國爲重所以庶置羣僚以輔睿德今乃動經時月不見宮臣納誨既踈將何補闕承乾嫉其數諫遣戶奴夜以馬糞擊之殆至於死承乾又嘗於宮中擊鼓聲聞于外玄素扣閣請見極言切諫承乾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擊之是歲太宗嘗對朝問玄素歷官所由玄素既出自刑部令史甚以慙耻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臣聞君子不失言於人聖主不戲言於臣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臣始能盡力以奉其上近代宋孝武輕言肆口侮弄朝臣攻其門戶乃至狼狽良史書之以爲非是陛下昨見問張玄

扣閣叩

新叙在末



素云隋任何官奏云縣尉又問未至縣尉已前奏云流外又問在何曹司玄素將出閣門殆不能移步糝爽頓盡色類死灰朝臣見之多所驚恠大唐創曆任官以才卜祝康保量能使用陛下禮重玄素頻年任使擢授三品翼贊皇儲自不可更對羣臣窮其門戶弃昔日之殊恩成一朝之愧耻人君之御臣下也禮義以導之惠澤以驅之使其肩戴玄天罄輸臣節猶恐德禮不加人不自勵若無故忽略使其羞慙鬱結於懷衷心靡樂責其伏節死義其可得乎書奏太宗謂遂良曰朕亦悔此問今得卿疏深會我心承乾既敗德日增玄素又上書諫曰臣聞孔子云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然書傳所載言之或遠尋覽近事得失斯存至如周武帝平定山東卑宮菲食以安海內太子贊舉措無端穢德日著烏九軌知其不可具言於武帝武帝慈仁望其漸改及至踐祚狂暴肆情區宇崩離宗祀覆滅即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弱憑藉女資雖無大功於天下然布德行仁足爲萬姓所賴勇爲太子不能近遵君父之節儉而務驕侈今之山

池遺跡即殿下所親覩是也此時亦恃君親之恩自謂太山之固詎知邪臣敢進其說向使動靜有常進退合度親君子踈小人捨浮華尚恭儉雖有邪臣問之何能致慈父之隙豈不由積德未弘令問不著讒言一至遂成其禍竊惟皇儲之寄荷戴殊重如其積德不弘何以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爲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內不覩賢良今言孝敬則闕視膳問安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愛學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因緣誅戮之罪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深宮愛好者皆遊手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哉宣猷禁門不異闐闐朝入暮出穢聲已遠臣以德音日損頓上諫書自爾已來縱逸尤甚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修當今善士臣亦奏請聖數召進與之談論庶廣徽猷令旨反有猜嫌謂臣妄相推引從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招敗損方崇閉塞之源不慕欽明之術



雖抱睿哲之資終罹罔念之咎古人云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書入承乾不納乃遣刺客將加屠害俄屬宮廢玄素隨例除名十八年起授潮州刺史轉鄧州刺史永徽中以年老致仕龍朔三年加授銀青光祿大夫麟德元年卒  
史臣曰伏伽上疏於高祖玄素進言於太宗從疎賤以干至尊懷切直以明正理可謂至難矣既而並見抽獎咸蒙顧遇自非下情忠烈効匪躬之節上聽聰明致如流之美孰能至於此乎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斯之謂矣世長幼而聰悟長能規諫雲起屏絕朋黨罔避驕豪歷覽言行咸有可觀而雲起吐茹無方世長終成詭詐其不令也宜哉方諸孫張二子知不迨矣  
贊曰言為身文感義忘身不有忠膽安輕逆鱗蘇韋果俊伽素忠純悟主匡失倚歟諍臣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五

右文林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蘇之勤校勘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六

劉 昫 三修

太宗諸子

恒山王承乾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楚王寬

吳王恪子成王千里孫信安王諱

濮王泰

庶人祐

蜀王愔

蔣王暉

越王貞

紀王慎貞子琅耶王冲

江王囂

代王簡

趙王福

曹王明

太宗十四子文德皇后生高宗大帝恒山王承乾濮王泰楊妃生吳王恪蜀王愔陰妃生庶人祐燕妃生越王貞江王囂韋妃生紀王慎楊妃生趙王福楊氏生曹王明王氏生蔣王暉後宮生楚王寬代王簡



恒山王承乾太宗長子也生於承乾殿因以名焉武德三年封恒山王七年徙封中山太宗即位爲皇太子時年八歲性聰敏太宗甚愛之太宗居諒闇庶政皆令聽斷頗識大體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監國及長好聲色慢遊無度然懼太宗知之不敢見其迹每臨朝視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後便與羣小褻狎宮臣或欲進諫者承乾必先揣其情便危坐斂容引咎自責樞機辨洽智足飾非羣臣拜荅不暇故在位者初皆以爲明而莫之察也承乾先患足行甚艱難而魏王泰有當時美譽太宗漸愛重之承乾恐有廢立甚忌之泰亦負其材能潛懷奪嫡之計於是各樹朋黨遂成豐隙有太常樂人年十餘歲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寵幸號曰稱心太宗知而大怒收稱心殺之坐稱心死者又數人承乾意泰告訐其事怨心逾甚痛悼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車馬於前令宮人朝暮奠祭承乾數至其處徘徊流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之并贈官樹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託疾不朝參者輒逾數月常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

伎樂學胡人椎髻剪綵爲舞衣尋擗跳劍晝夜不絕鼓角之聲日聞於外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穎達又多所規奏太宗並嘉之二人各賜帛百匹黃金十斤以勵承乾之意仍遷志寧爲詹事未幾志寧以母憂去職承乾侈縱日甚太宗復起志寧爲詹事志寧與左庶子張玄素數上書切諫承乾並不納又嘗召壯士左衛副率封師進及刺客張師政紇于承基深禮賜之令殺魏王泰不尅而止尋與漢王元昌兵部尚書侯君集左屯衛中郎將李安儼洋州刺史趙節駙馬都尉杜荷等謀反將縱兵入西宮貞觀十七年齊王祐反於齊州承乾謂紇于承基曰我西畔宮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來耳此間大親近豈可並齊王乎會承基亦外連齊王繫獄當死遂告其事太宗召承乾幽之別室命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特進蕭瑀兵部尚書李勣大理卿孫伏伽中書侍郎岑文本御史大夫馬周諫議大夫褚遂良等參鞫之事皆明驗廢承乾爲庶人徙黔州元昌賜令自盡侯君集等咸伏誅其宮僚



左庶子張玄素右庶子趙弘智令狐德棻中書舍人蕭鈞並以材選  
用承乾既敗太宗引大義以讓之咸坐免十九年承乾卒於徙所太  
宗爲之廢朝葬以國公之禮二子象厥象官至懷州別駕厥至鄂州  
別駕象子適之別有傳

楚王寬太宗第二子也出繼叔父楚哀王智雲早薨貞觀初追封無  
後國除

吳王恪太宗第三子也武德三年封蜀王授益州大都督以年幼不  
之官十年又徙封吳王十二年累授安州都督及將赴職太宗書誠  
之曰吾以君臨兆庶表正萬邦汝地居茂親寄惟藩屏勉思橋梓之  
道善侔間平之德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三風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則  
克固盤石永保維城外焉君臣之忠內有父子之孝宜自勵志以勗  
日新汝方違膝下悽戀何已欲遺汝珍翫恐益驕奢故誠此一言以  
爲庭訓高宗即位拜司空梁州都督恪母隋煬帝女也恪又有文武  
才太宗常稱其類已旣名望素高甚爲物情所向長孫無忌旣輔立

高宗深所忌嫉永徽中會房遺愛謀反遂因事誅恪以絕衆望海內  
寬之有子四人仁瑋琨境並流于嶺表尋追封恪爲鬱林王并爲立  
廟又封仁爲鬱林縣侯永昌元年授襄州刺史不知州事後改名干  
里天授後歷唐廬許衛蒲五州刺史時皇室諸王有德望者必見誅  
戮惟千里褊躁無才復數進獻符瑞事故則天朝竟免禍長安三年  
充嶺南安撫討擊使歷遷右金吾將軍中興初進封成王拜左金吾  
大將軍兼領益州大都督又追贈其父爲司空三年又領廣州大都  
督五府經略安撫大使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千里與其子天水王禧  
率左右數十人斫石延明門將殺三思黨與宗楚客紀處訥等及太  
子兵敗千里與禧等坐誅仍籍沒其家改姓蝮氏睿宗即位詔曰故  
左金吾衛大將軍成王千里保國安人克成忠義願除兇醜翻陷誅  
夷未言淪沒良深痛悼宜復舊班用加新寵可還舊官又令復姓瑋  
早卒中興初追封朗陵王子按本名瑜出繼蜀王愔景龍四年加銀  
青光祿大夫秘書少監開元十三年改封廣漢郡王太僕卿同正自



薨琨則天朝歷淄衛宋鄭梁幽六州刺史有能名聖曆中嶺南獠反  
勅琨為招慰使安輯荒徼甚得其宜長安二年卒官贈司衛卿神龍  
初贈張掖郡王開元十七年以子禕貴贈工部尚書追封吳王境中  
興初封歸政郡王歷宗正卿坐于里事貶南州司馬卒琨子禕禕少  
有志尚事母甚謹撫弟祗等以友愛稱景龍四年為太子僕兼徐州  
別駕加銀青光祿大夫少繼江王景雲後封為嗣江王景雲元年復為  
德蔡備等州刺史開元後累轉蜀濮等州刺史政號清嚴人吏畏而  
服之漸見委任入為光祿卿遷將作大匠丁母憂去官起復授瀛州  
刺史又上表固請終制許之十二年改封信安郡王十五年服除拜  
左金吾衛大將軍朔方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攝御史大夫尋遷  
禮部尚書仍充朔方軍節度使先是石堡城為吐蕃所據侵擾河右  
勅禕與河西隴右議取之禕到軍勸率士伍尅期攻之或曰此城據  
險又為吐蕃所惜今勸兵深入賊必併力拒守事若不捷退則狼狽  
不如且持重以觀形勢禕曰人臣之節豈憚艱險必期衆寡不敵

則以死繼之苟利國家此身何惜於是督率諸將倍道兼進  
之遂拔石堡城斬獲首級并獲糧儲器械其數甚衆仍分兵據守  
以遏賊路上聞之大悅始改石堡城為振武軍自是河隴諸軍  
居地千餘里十九年契丹衙官可突干殺其王邵固率部落降突  
厥玄宗遣忠王為河北道行軍元帥以討奚及契丹兩蕃以禕為副  
王既不行禕率戶部侍郎裴耀卿等諸副將分道統兵出於范陽之  
北大破兩蕃之衆擒其酋長餘黨鼠入山谷軍還禕以功加開府儀  
同三司兼關內支度營田等使兼採訪處置使仍與一子官禕既有  
勳績執政頗害其功故其賞不厚甚為當時所歎二十三年遷兵部  
尚書入為朔方節度大使又之坐事出為衢州刺史俄歷滑懷一州  
刺史天寶初拜太子少師以年老仍聽致仕二年遷太子少師制出  
病薨年八十餘上聞而痛惜者久之禕居家嚴毅善訓諸子皆有令  
名三子峒嶧峴皆至達官別有傳祗神龍中封為嗣吳王景雲元年  
加銀青光祿大夫天寶十四載為東平太守安祿山反率衆渡河兗



威甚盛河南陳留滎陽靈昌等郡皆陷於賊祇起兵勤王玄宗壯之  
十五載二月授祇靈昌太守又左金吾大將軍河南都知兵馬使其  
月又加兼御史中丞陳留太守持節充河南道節度採訪使本官如  
故五月詔以爲太僕卿遣御史大夫號王巨代之

僕王泰字惠褒太宗第四子也少善屬文武德三年封宜都王四年  
進封衛王以繼衛懷王霸後貞觀二年改封越王授揚州大都督五  
年兼領左武侯大都督並不之官八年除雍州牧左武侯大將軍七  
年轉鄜州大都督十年徙封魏王遙領相州都督餘官如故太宗以  
泰好士愛文學特令就府別置文學館任自引召學士又以泰腹股  
洪大趨拜稍難復令乘小輿至于朝所其寵異如此十二年司馬蘇  
勗以自古嬖王多引賓客以著述爲美勸泰奏請撰括地志泰遂奏  
引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  
就府修撰十四年太宗幸泰廷康坊宅因曲赦雍州及長安大辟罪  
已下免其康坊百姓無出今年租賦又賜泰府官僚帛有老十年

撰括地志功畢表上之詔令付秘閣賜泰物萬段蕭德言等咸加給  
賜物俄又每月給泰料物有踰於皇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  
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諸君道亞霄極其爲崇重用物不計  
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爲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  
亂之源而先王必本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  
愛不得超越嫡子正體特須尊崇如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佞巧之  
姦乘機而動私恩害公惑志亂國伏惟陛下功超遠古道冠百王發  
號施令爲世作法一日萬機武未盡美臣職在諫諍無容靜默伏見  
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爲是傳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  
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  
餘城死方三百里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鉅萬計出入警蹕小不  
得苦發病而死宣帝亦驕恣淮陽憲王幾至於敗輔以退讓之臣僅  
乃獲免且魏王旣新出閣伏願常存禮則言提其耳且示儉節自可  
在後月加歲增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旣敦之以謙儉又勸之以文學



惟忠惟孝因而獎之道德齊禮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又令秦人居武德殿侍中魏徵上奏曰伏見勅旨令魏王秦移居武德殿此殿在內處所寬闊參奉往來極爲便近但魏王旣是愛子陛下常欲其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為不可雖時集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安息旣能以寵爲懼伏願成人之美明早是朔日或恐未得面陳愚慮有疑不敢寧寢輕干聽覽追深戰慄太宗並納其言時皇太子承乾有足疾秦潛有奪嫡之意招駙馬都尉柴令武房遺愛等二十餘人厚加贈遺寄以腹心黃門侍郎韋挺工部尚書杜楚客相繼攝秦府事二人俱爲秦要結朝臣津通路遺文武羣官各有附託自爲朋黨承乾懼其凌奪陰遣人詐稱秦府典籤詣玄武門爲秦進封事太宗省之其書皆言秦之罪狀太宗知其詐而捕之不獲十七年承乾敗太宗面加譴讓承乾曰臣貴爲太子更何所求但爲秦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不軌

之事今若以秦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太宗因謂侍臣曰承乾言不  
是我若立秦便是儲君之位可經求而得耳秦立承乾晉王皆不存  
晉王立秦共承乾可無恙也乃幽秦於將作監下詔曰朕聞生有品  
物莫大乎天地愛敬固極莫重乎君親是故爲臣貴於盡忠虧之者  
有罰爲子在於行孝違之者必誅大則肆諸市朝小則終貽黜辱雍  
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將軍魏王秦朕之愛子實所鍾心幼而聰  
令頗好文學恩遇極於崇重爵位逾於寵章不思聖哲之誠自構驕  
僭之咎惑讒諛之言信離間之說以承乾雖居長嫡久纏痼恙潛有  
代宗之望靡思孝義之則承乾懼其凌奪秦亦日增猜阻爭結朝士  
競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託附親戚之內分爲朋黨朕志存公  
道義在無偏彰厥巨臚兩從廢黜非惟作則四海亦乃貽範百代可  
解秦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將軍降封東萊郡王太宗因謂侍  
臣曰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窺嗣者兩弃之傳之子孫以爲永制尋改  
封秦爲順陽王徙居均州之鄖鄉縣太宗後嘗持秦所上表謂近臣



曰泰文辭美麗豈非才士我中心念泰卿等所知但社稷之計斷割  
恩寵責其居外者亦是兩相全也二十一年進封濮王高宗即位為  
泰開府置僚屬車服著膳特加優異永徽三年薨于鄆鄉年三十有  
五贈太尉雍州牧諡曰恭文集二十卷二子欣徽欣封嗣濮王徽封  
新安郡王欣則天初陷酷吏獄貶昭州別駕卒子嶠本名餘慶中興  
初封嗣濮王景雲元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十二年為國子祭酒  
同正員以王守一妹壻貶邵州別駕移鄧州別駕後復其爵

庶人祐太宗第五子也武德八年封宜陽王其年改封楚王貞觀二  
年徙封燕王累轉幽州都督十年改封齊王授齊州都督其舅尚乘  
直長陰弘智謂祐曰王兄弟既多即上百年之後須得武士自助乃  
引其妻兄燕弘信謁祐祐接之甚厚多賜金帛今潛募劍士初太宗  
以子弟成長慮乖法度長史司馬必取正人王有虧違皆遣聞奏而  
祐溺情羣小尤好弋獵長史薛大鼎屢諫不聽太宗以大鼎輔導無  
方竟坐免權萬紀前為吳王恪長史有正直節以萬紀為祐長史以

匡正之萬紀見祐非法常犯顏切諫有曾君暮梁猛彪者並以善騎  
射得幸於祐萬紀驟諫不納遂斥逐之而祐潛遣招延狎昵逾甚太  
宗慮其不能悔過數以書責讓祐萬紀恐并復罪謂祐曰王帝之愛  
子陛下欲王改悔故加教訓若能飭躬引過萬紀請入朝言之祐因  
附表謝罪萬紀既至言祐必能改過太宗意稍解賜萬紀而諭之仍  
以祐前過勅書詰誡之祐聞萬紀勞勩而獨被責以為賣己意甚不  
平萬紀性又褊隘專以嚴急維持之坊門外不許祐出所有鷹犬並  
令解放又斥出君暮猛彪不許與祐相見祐及君暮以此銜怒謀殺  
萬紀會事洩萬紀悉收繫獄而金驛奏聞十七年詔刑部尚書劉德  
威往按之并追祐及萬紀入京祐大懼俄而萬紀奉詔先行祐遣燕  
弘信兄弘亮追于路射殺之既殺萬紀君暮等勸祐起兵乃召城中  
男子年十五已上僞署上柱國開府儀同三司開官庫物以行賞驅  
百姓入城繕甲兵署官司其官有拓東王拓西王之號詔遣兵部尚  
書李勣與劉威偕道發兵討之祐每夜引弘亮等五人對妃宴樂以



為得志戲笑之隙語及官軍弘亮曰不須憂也右手持酒啗左手刀  
拂之祐愛信弘亮聞之甚樂太宗手詔祐曰吾常誠汝勿近小人正  
為此也汝素乖誠德重惑邪言自延伊禍以取覆滅痛哉何愚之甚  
也遂乃為梟為獍忘孝忘忠擾亂齊郊誅夷無非去維城之固就積  
薪之危壞磐石之親為尋戈之釁且夫背禮違義天地所不容弄父  
逆君人神所共怒往是吾子今為國讎萬紀存為忠烈死不妨義汝  
生為賊臣死為逆鬼彼則嘉聲不墜爾則惡名無窮吾聞鄭叔漢戾  
並為猖獗豈期生子乃自為之吾所以上怒皇天下愧后土歎惋之  
甚知復何云太宗題書畢為之灑泣時李勣等兵未至齊境而青淄  
等數州兵並不從祐之命祐又傳檄諸縣亦不從或勸祐虜城中子  
女走入豆子齧為盜計未決而兵曹杜行敏謀將執祐兵士多願從  
是夜乃鑿垣而入祐與弘亮等五人被甲控弦入室以自固行敏列  
兵圍之謂祐曰昔為帝子今乃國賊行敏為國討賊更無所顧王不  
速降當為煨燼命薪草欲積而焚之祐遂出就擒餘黨悉伏誅行敏

送祐至京師賜死於內省貶為庶人國除尋以國公禮葬之  
蜀王愔太宗第六子也貞觀五年封梁王七年授襄州刺史十年改  
封蜀王轉益州都督十三年賜實封八百戶除岐州刺史愔常非理  
毆擊所部縣令又畋獵無度數為非法太宗怒曰禽獸調伏可以馴  
擾於人鐵石鑄鍊可為方圓之器至如愔者曾不如禽獸鐵石乎乃  
削封邑及國官之半貶為虢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愔在  
州數畋獵不避木稼深為百姓所怨典軍楊道整叩馬諫愔曳而極  
之遂徵元年為御史大夫李乾祐所劾高宗謂荆王元景等曰先朝  
櫛風沐雨平定四方遠近肅清車書況一上天降禍奄并萬邦朕纂  
承洪業懼均馭朽與王共感同憂為家為國蜀王畋獵無度使擾黎  
庶縣令典軍無罪被罰阿諛即喜忤意便嗔如此居官何以其理百  
姓歷觀古來諸王若能動遵禮度則慶流子孫違越條章則誅不旋  
踵情為法司所劾朕實耻之帝又引楊道整勞勉之拜為匡道府折  
衝都尉賜絹五十匹貶愔為黃州刺史四年坐與恪謀逆黜為庶人



徙居巴州尋改為涪陵王乾封二年薨咸亨初復其爵土贈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謚曰悼封子璠為嗣蜀王永昌年配流歸誠州而死神龍初以吳王恪孫朗陵王禕子榆為嗣蜀王

蔣王暉太宗第七子也貞觀五年封郟王八年授洛州刺史十年改封蔣王安州都督賜實封八百戶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三年除梁州都督暉在安州多造器用服翫及將行有遞車四百兩州縣不堪其勞為有司所劾帝特宥之後歷遂相二州刺史上元年有人詣闕誣告暉謀反惶懼自殺贈司空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子煒嗣歷沂州刺史垂拱中為則天所害子銑早卒神龍初封銑子紹宗為嗣蔣王景龍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初為太子家令同正負卒子欽福嗣為率更令同正負天寶初削官於錦州安置十二載為南郡長史同正暉子煌祭國公煌孫之芳幼有令譽頗善五言詩宗室推之開元末為駕部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安祿山奏為范陽司馬及祿山起逆自拔歸西京授右司郎中歷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廣

德元年兵革未清吐蕃又犯邊侵軼原會乃遣之芳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境上二年而歸除禮部尚書尋改太子賓客暉子休道道子焉本名思順中興封嗣趙土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十二年改封中山郡王右領軍將軍

越王貞太宗第八子也貞觀五年封漢王七年授徐州都督十年改封原王尋徙封越王拜揚州都督賜實封八百戶十七年轉相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四年授安州都督咸亨中復轉相州刺史貞少善騎射頗涉文史兼有吏幹所在或偏受讒言官僚有正直者多被貶退又縱諸僮監侵暴部人由是人伏其才而鄙其行則天臨朝加太子太傅除蔡州刺史自則天稱制貞與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霍王元軌及元嘉子黃國公譔靈夔子范陽王藹元軌子江都王緒并貞長子博州刺史瑯琊王沖等密有匡復之志垂拱三年七月譔作謬書與貞云內人病漸重恐須早瘳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宜早下手仍速相報是歲則天以明堂成將行大享之禮追皇宗赴



集元嘉因遞相語云大享之際神皇必遣人告諸王密因大行誅戮  
皇家子弟無遺種矣誤遂詐為皇帝璽書與沖云朕被幽繫王等宜  
各救拔我也沖在博州又偽為皇帝璽書云神皇欲傾李家之社稷  
移國祚於武氏遂命長史蕭德琮等召募士卒分報韓魯霍越紀等  
五王各令起兵應接以赴神都初沖與諸王連謀及沖先發而莫有  
應者唯貞以父子之故獨舉兵以應之尋遣兵破上蔡縣聞沖敗恐  
懼索鑰欲自拘馳驛詣闕謝罪會其所署新蔡令傅延慶得勇士二  
千餘人貞遂有拒敵之意乃宣言於其衆曰瑯琊王已破魏相數州  
聚兵至二十萬朝夕即到爾宜勉之徵屬縣兵至七千人分為五營  
貞自為中營署其所親汝陽縣丞裴守德為大將軍內營惣管成  
美為左中郎將押左營閭弘道為右中郎將押右營安摩河為郎將  
後軍惣管王孝志為右將軍前軍惣管又以蔡州長史韋...  
青光祿大夫行其府司馬凡...九品以上官五百餘人令道士及僧  
轉讀諸經以祈事集家僮戰士咸帶符以辟兵其所署官皆...見

從本無鬪志惟裴守德實與之同守德驍勇善騎射貞將起事便以  
女良鄉縣主妻之而委以爪牙心腹之任則天命左豹韜衛大將軍  
麴崇裕為中軍大惣管夏官尚書岑長倩為後軍大惣管率兵十萬  
討之仍令鳳閣侍郎張光輔為諸軍節度於是制削貞及沖屬籍改  
姓虺氏崇裕等軍至蔡州城東四十里貞命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  
規等兵潰而歸貞大懼閉門自守裴守德排闥入問王安在意欲殺  
貞以自贖也官軍進逼州城貞家僮悉力衛貞曰事既如此豈得受  
戮辱當須自為計貞乃飲藥而死家僮方始一時散捨伏就擒規亦  
縊其母自殺守德攜良鄉縣主...縊于別所麴崇裕斬貞父子及  
裴守德等傳首東都梟於闕下貞起兵凡二十日而敗貞之在蔡州  
數奏免所部租賦以結人心家僮千人馬數千匹外託以畋獵內實  
習武備嘗游十城西水門橋臨水自鑿不見其首心甚惡之未幾而  
及禍神龍初追復爵土貞子沖俱復舊姓初貞將起兵作書與壽州  
刺史駙馬都尉趙瓌曰仲惣義兵來入貴境瓌甚喜復許率兵相應



璩妻常樂長公主高祖第七女和思皇后之母也謂其使曰爲我報越王與其進不與其退爾諸王若是男兒不應至許時尚未舉動我常見耆老云隋文帝將篡奪周室尉遲迥是周家外甥猶能起兵相州連結突厥天下聞風莫不響應况爾諸王並國家懿親宗社是託豈不學尉遲迥感恩効節捨生取義耶夫爲臣子若救國家則爲忠不救則爲逆諸王必須以臣收爲急不可虛生浪死取笑於後代及貞等敗璩與公主亦伏誅冲貞長子也好文學善騎射歷密濟博三州刺史皆有能名初冲自博州募得五千餘人欲渡河收濟州先取武水縣縣令郭務悌赴魏州請援魏州莘縣令馬玄三領兵千七百人邀之于路恐力不敵先入武水城閉門拒守冲乃令積草車上放火燒南門擬乘火突入火之未起南風甚急及火已燃遽迴爲北風未至城門燒草已甚冲軍由是沮氣有堂邑丞董玄寂爲冲統帥兵仗及冲擊武水玄寂曰瑯琊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冲聞之斬玄寂以徇兵衆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惟有家僮左右不過數十而

乃却走入博州城爲守門者所殺則天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爲清平道行軍大惣管以討冲兵未至冲已死傳首東都梟於闕下冲起兵凡七日而敗冲三弟雋封常山公歷常州別駕坐與父兄連謀伏誅温以告其朋黨得實減死流嶺南尋卒神龍初侍中敬暉等以冲父子翼戴皇家義存社稷請復其官爵武三思令昭容上官氏代中宗手詔不許開元四年詔追復爵土令備禮改葬太常奏謚議曰故越王貞往者願匡宗社夙懷誅己之謀迺心王國用擊非劉之議以茲獲戾上悼聖心謹按謚法死不忘君曰敬請謚曰敬從之五年下詔曰九族以親克敦其教百代必祀允敬厥德故蔡州刺史越王貞執心不回臨事能斷粵自藩國勤于王家弘道之後寶圖將缺懷盈章之輔漢追鄭武之翊周遂能奮不顧身率先唱義雖英謀未剋而忠節居多嗣絕國除年踰二紀莫享淪廢甚爲憫焉永言興繼式備典冊其封貞姪孫故許王男左監門衛將軍夔國公琳爲嗣越王以奉其祀仍官爲立碑琳尋卒國除



紀王慎太宗第十子也貞觀五年封申王七年授秦州都督十年改封紀王賜實封八百戶十七年遷襄州刺史以善政聞璽書勞勉百姓爲之立碑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元年拜左衛大將軍二年授荊州都督累除邢州刺史文明元年加授太子太師轉貝州刺史慎少好學長於文史皇族中與越王貞齊名時人號爲紀越初貞將起事慎不肯同謀及貞敗慎亦下獄臨刑放免改姓虺氏仍載以檻車配流嶺表道至蒲州而卒慎長子和州刺史東平王續最知名早卒次子沂州刺史義陽王琮楚國公叡遂州別駕襄郡公秀廣化郡公獻建平郡公欽等五人垂拱中並遇害家屬徙嶺南中興初追復官爵令以禮改葬封慎少子鐵誠爲嗣紀王後改名澄景雲元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初歷德瀛冀三州刺史左驍衛將軍薨子行同嗣天寶中爲右贊善大夫同正負

江王暹太宗第十一子也貞觀五年受封六年薨諡曰殤

代王閻太宗第十二子也貞觀五年受封其年薨無後國除

趙王福太宗第十三子也貞觀十二年受封出後隱太子建成十八年授秦州都督賜實封八百戶二十三年加右衛大將軍累授梁州都督咸亨元年薨贈司空并州都督陪葬昭陵中興初封蔣王暉孫思順爲嗣趙王

曹王明太宗第十四子貞觀二十一年受封二十三年賜實封八百戶尋加滿千戶顯慶中授梁州都督後歷虢蔡蘇三州刺史詔令繼業刺王元吉後永崇中坐與庶人竇通謀降封零陵王徙於黔州都督謝祐希旨逼脅令自殺帝深悼之黔州官僚咸坐免職景雲元年明喪柩歸于京師陪葬昭陵有二子南州別駕零陵王俊黎國公暉垂拱中並遇害中興初封傑子胤爲嗣曹王胤叔父備自南州還又封備爲嗣曹王衛尉少卿同正負胤遂停封後備招慰忠州叛僚沒下賊又封胤爲王銀青光祿大夫右武衛將軍卒子戢嗣左衛率府中郎將卒子臯嗣臯自有傳

史臣曰太宗諸子吳王恪濮王泰最賢皆以才高辭悟爲長孫公忌



嫉離間父子遠為豺狼而無忌破家非陰禍之報歟武后斷喪王室  
潛移龜鼎越王貞父子痛憤義不圖全毀室之悲鳴鴉之詩傷矣比  
齊祐之妄作豈同年而語哉

贊曰子弟作藩磐石維城驕侈取敗身無令名冲譏憤發視死如生  
承乾齊祐愚弟庸兄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六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七

劉 拘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韋挺子待價

楊纂族子弘禮弘武

劉德威子審禮

閻立德立德弟立本

柳亨兄子爽

崔義玄子神慶

韋挺雍州萬年人隋民部尚書冲子也少與隱太子相善及高祖平  
京城引為隴西公府祭酒武德中累遷太子左衛驃騎檢校左率大  
子遇之甚厚官臣罕與為比七年高祖避暑仁智宮會有上書言事  
者稱太子與宮臣潛構異端時慶州刺史楊文幹構逆伏誅辭涉東  
宮挺與杜淹王珪等並坐流於越雋及太宗在東宮徵拜主爵郎中  
貞觀初王珪數舉之由是遷尚書右丞俄授吏部侍郎轉黃門侍郎  
進拜御史大夫封扶陽縣男太宗以挺女為齊王祐妃常與房玄齡  
王珪魏徵戴胄等俱承顧問議以政事又與高士廉令狐德棻等同



修氏族志累承賞賚太宗嘗謂挺曰卿之任御史大夫獨朕意耳左  
右大臣無爲卿地者卿勉之哉挺陳謝曰臣駑下不足以辱陛下高  
位且臣非勲非舊而超處藩邸故寮之上臣願後之以勸立功者太  
宗不許尋改授銀青光祿大夫行黃門侍郎兼魏王泰府事時泰有  
寵太子承乾多過失太宗微有廢立之意中書侍郎杜正倫以漏洩  
禁中語左遷時挺亦預奏事太宗謂曰朕已罪正倫不忍更置卿於  
法特原之尋遷太常卿初挺爲大夫時馬周爲監察御史挺以周寒  
士殊不禮之至是周爲中書令太宗嘗復欲用挺在門下周密陳挺  
傲狠非宰相器遂寢十九年將有事於遼東擇人運糧周又奏挺才  
堪麤使太宗從之挺以父在隋爲營州惣管有經略高麗遺文因此  
奏之太宗甚悅謂挺曰幽州以北遼水二千餘里無州縣軍行資糧  
無所取給卿宜爲此使但得軍用不乏功不細矣以人部侍郎崔仁  
師爲副使任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爲子使以幽易平三州驍勇二  
百人官馬二百匹爲從詔河北諸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宜行事太

宗親解貂裘及中廐馬二匹賜之挺至幽州令燕州司馬王安德  
渠通塞先出幽州庫物市木造船運米而進自桑乾河下至盧思臺  
去幽州八百里逢安德還曰自此之外漕渠雍塞挺以北方寒雪不  
可更進遂下米於臺側權貯之待開歲發春方事轉運度大兵至軍  
糧必足仍馳以聞太宗不悅詔挺曰兵尚拙速不貴工遲朕欲十九  
年春大舉今言二十年運漕甚無謂也乃遣繫時令韋懷質往挺所  
支度軍糧檢覆渠水懷質還奏曰挺不先視漕渠輒集工匠造船運  
米即下至盧思臺方知渠閉欲進不得還復水涸乃便貯之通達平  
夷之區又挺在幽州日致飲會實垂至公陛下明年出師以臣度之  
恐未符聖策太宗大怒令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仍令治書侍御史  
唐臨馳傳械挺赴洛陽依議除名仍令白衣散從及前軍破蓋牛城  
詔挺統兵士鎮蓋牟示漸用之也挺城守去大軍懸遠與高麗新城  
鄰接日夜戰鬪鼓譟之聲不絕挺不堪其憂且不平於失職素與術  
士公孫常善乃與常書以叙所懷會常以他事被拘自縊而死索其



囊中得挺書論城中危蹙兼有歎悵之辭太宗以挺然望謫爲象州刺史歲餘卒年五十八子待價初爲左千牛備身永徽中江夏王道宗得罪待價即道宗之壻也緣坐左遷盧龍府果毅時將軍辛文陵率兵招慰高麗行至吐護真水高麗掩其不備襲擊敗之待價與中郎將薛仁貴受詔經略東蕃因率所部救之文陵苦戰賊漸退軍始獲全待價被重瘡流矢中其左足竟不言其功以足疾免官而歸後累授蘭州刺史時吐蕃屢爲邊患高宗以沛王賢爲涼州大都督以待價爲司馬俄又遷肅州刺史頗有守禦之功徵拜右武衛將軍兼檢校右羽林軍事儀鳳三年吐蕃又犯塞待價復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兼知鎮守兵馬事俄又徵還舊職復封扶陽侯則天臨朝拜吏部尚書攝司空營高宗山陵功畢加金紫光祿大夫改爲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賜物一千段仍與一子五品待價素無藻鑑之才自武職而起居選部既銓綜無叙甚爲當時所嗤垂拱元年十月復爲撫然道行軍大惣管以禦突厥明年春還六月拜文昌右相依舊

同鳳閣鸞臺三品既累登非據頗不自安頻上表辭職則天每降優制不許之又表請削官秩迴恩贈父於是贈挺潤州刺史明年上疏請自効戎旅之用於是拜安息道行軍大惣管督三十六惣管以討吐蕃進封扶陽郡公軍至寅識迦河與吐蕃合戰初勝後敗又屬天寒凍雪師人多死糧餽又不支給乃旋師弓月頓於高昌則天大怒副將閻溫古以逗留伏法待價坐除名配流繡州尋卒弟萬石頗有學業而特善音律上元中自吏部郎中遷太常少卿當時郊廟樂調及讌會雜樂皆萬石與太史令姚玄辯增損之時人以爲稱職尋又兼知吏部選事卒官挺從祖兄子安石別有傳

楊纂華州華陰人也祖儉周東雍州刺史父文偉隋溫州刺史纂略涉經史尤明時務少與瑯琊顏師古燉煌令狐德棻友善大業中進士舉授朔方郡司法書佐坐楊玄感近屬除名乃家于蒲城義軍渡河于長春宮謁見累授侍御史數上書言事因被召問擢爲考功郎中貞觀初長安令賜爵長安縣男有婦人袁氏妖逆爲人所告纂究



問之不得其狀袁氏後又事發伏誅太宗以纂爲不忠將殺之中書令溫彥博以纂過悞罪不至死固諫乃赦之三遷吏部侍郎八年副持進蕭瑀爲河南道巡察大使與瑀情有不協屢相表奏瑀因以獲罪纂尋拜尚書左丞纂旣長於吏道所在皆有聲績俄又除吏部侍郎前後典選十餘載銓叙人倫稱爲允當然而抑文雅進酷吏觀時任數頗爲時論所譏後歷大常少卿雍州別駕加銀青光祿大夫復爲尚書左丞遷太僕卿檢校雍州別駕遷戶部尚書未徵初卒贈幽州都督諡曰敬子守愚則天時官至雍州長史守挹岐州刺史族子弘禮弘禮隋尚書令素弟之子也父岳大業中爲萬年令與素子女感不協嘗密上表稱玄感必爲亂及玄感被誅岳在長安繫獄帝遽使赦之比使至岳已爲留守所殺弘禮等遂免從坐高祖受禪以楊素隋代有勲業詔弘禮襲其清河郡公拜太子通事舍人貞觀中歷兵部員外郎仍爲西河道行軍大摠管府長史三遷中書舍人太宗有事遼東以弘禮有文武材擢拜兵部侍郎專典兵機之務弘禮每

入參謀議出則統衆攻戰駐蹕之陣領馬步二十四軍出其不意以擊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見弘禮所統之衆人皆盡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許敬宗等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矣時諸宰相並在定州留輔皇太子唯有褚遂良許敬宗及弘禮在行所掌知機務二十年拜中書侍郎明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尋遷司農卿兼充崑丘道副大摠管諸道軍將咸受節度於是破處月降處密殺焉耆王降馭支部獲龜茲于闐王凱旋未及行賞太宗晏駕弘禮頗忤大臣之旨由是出爲涇州刺史永徽初論崑丘之功改授勝州都督尋遷太府卿四年卒贈蘭州都督諡曰質弟弘武

弘武少修謹武德初拜左千牛備身永徽中爲吏部郎中孝敬初爲皇太子精擇寮案以弘武爲中舍人麟德中將有事於東岳弘武自荊州司馬擢拜司戎少常伯從駕還高宗特令弘武補授吏部選人五品已上官由是漸見親委后母榮國夫人楊氏以與弘武同宗又稱薦之俄遷西臺侍郎乾封二年與戴至德李安期等同東西臺三



品及在政事頗以清簡見稱總章元年卒于官贈汴州刺史謚曰恭  
 子元亨則天時為司府少卿元禧尚含奉御元禧頗有鑿術為則天  
 所任嘗忤張易之之意易之密奏元禧是楊素兄弟之後素父子在  
 隋有逆節子孫不合供奉則天乃下制曰隋尚書令楊素昔在本朝  
 早荷殊遇稟凶邪之德懷諂佞之才惑亂君上離間骨肉搖動冢嫡  
 寧唯掘蠱之禍誘扇後主卒成請踏之釁隋室喪亡蓋惟多僻究其  
 萌兆寔此之由生為不忠之人死為不義之鬼身雖幸免子竟族誅  
 斯則姦逆之謀是其庭訓險薄之行遂成門風刑戮雖加枝胤仍在  
 豈可復肩隨近侍齒迹朝行朕接統百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捍  
 賊臣常欲從容於萬機之餘褒貶於千載之外況年代未遠耳目所  
 存者乎其楊素及兄弟子孫並不得令任京官及侍衛於是左貶元  
 亨為睦州刺史元禧為資州長史元禧弟緱氏令元禕為梓州司馬  
 張易之誅後元亨等皆復任京職元亨至齊州刺史元禧台州刺史  
 元禕宣州刺史

劉德威徐州彭城人也父子將隋毗陵郡通守德威姿貌魁偉頗以  
 幹略見稱大業末從左光祿大夫裴仁基討賊淮左手斬賊帥李青  
 蛙傳首於行在所後與仁基同歸李密密素聞其名與麾下兵令於  
 懷川鎮守武德元年密與王世充戰敗入朝德威亦率所部隨密歸  
 款高祖嘉之授左武侯將軍封滕縣公及劉武周南侵詔德威統兵  
 擊之又判并州惣管府司馬俄而裴寂失律於介州齊王元吉棄并  
 州還朝德威惣知留府事元吉纔出武周已至城下百姓相率投賊  
 武周獲德威令率其本兵往浩州招慰德威自拔歸朝高祖親勞問  
 之兼陳賊中虛實及晉絳諸部利害高祖皆嘉納之改封彭城縣公  
 未幾檢校大理少卿從擒建德平世充皆有功轉刑部侍郎加散騎  
 常侍妻以平壽縣主貞觀初歷大理大僕二卿加金紫光祿大夫俄  
 出為絳州刺史以廉平著稱百姓為之立碑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  
 長史十一年復授大理卿太宗嘗問之曰近來刑網稍密其過安在  
 德威奏言誠在主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



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便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之所致耳陛下但捨所急則寧失不經復行於今日矣太宗深然之數歲遷刑部尚書兼檢校雍州別駕十七年馳驛往濟州推齊王佑還至濮州聞祐殺長史權萬紀德威入據濟州遣使以聞詔德威便發河南兵馬以申經略會遭母憂而罷十八年起為遂州刺史三遷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謚曰襄陪葬獻陵德威閨門友穆接物寬平所得財貨多以分贖宗親子審禮襲爵審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氏所養隋末德威從裴仁基討擊道路不通審禮年未弱冠自鄉里負載元氏渡江避亂及天下定始西入長安元氏若有疾審禮必親嘗湯藥元氏顧謂孫曰我兒孝順貫徹幽微吾一顧念宿疾頓輕貞觀中歷左驍衛郎將丁父憂去職及葬跣足隨車流血灑地行路雖之服闋當襲爵累表讓第朝議不許永徽中累遷將作大匠兼檢校燕然都護襲封彭城郡公審禮父歿雖父猶悲慕不已時察

舊必嗚咽流涕母鄭氏早亡事繼母平壽縣主稍疾輒為之  
色終夕不寐撫繼母男延景友愛甚篤所得祿俸皆送母處以資延  
景之費而審禮妻子處飢寒晏然未嘗介意再從同居家無異藥合  
門二百餘口人無間言稍遷工部尚書兼檢校左衛大將軍儀鳳二  
年吐蕃寇涼州命審禮為行軍總管與中書令李敬玄合勢討擊遇  
賊於青海敬玄後期不至審禮軍敗為賊所執永隆二年卒于蕃中  
贈工部尚書謚曰僖延景官至陝州刺史睿宗初以后父追贈尚書  
右僕射審禮子易從歷位岐州司兵參軍審禮之沒吐蕃詔許易從  
入蕃省之及審禮卒易從號哭晝夜不止毀瘠過禮吐蕃哀其志行  
還其父屍柩易從徒跣萬里扶護歸彭城為朝野之所嗟賞後歷彭  
城長史任城男永昌中生為徐敬甫所誣構遇害易從在官仁恕及  
將刑人吏無遠近奔走覓解衣相率造功德以為長史祈福州人從  
之者十餘萬其為人所愛如此易從子昇開元中為中書舍人太子  
右庶子審禮從父弟延嗣文明年為潤州司馬屬徐敬業作亂率衆



攻潤州延嗣與刺史李思文固守不降俄而城陷敬業執延嗣邀之  
令降辭曰延嗣世蒙國恩當思効命州城不守多負朝廷終不能苟  
免偷生以累宗族豈以一身之故為千載之辱今日之事得死為幸  
敬業大怒將斬之其黨魏思温救之獲免乃囚之于江都俄而賊  
敗竟以裴炎近親不得敘功遷為梓州長史再轉汾州刺史卒宗族  
至刺史者二十餘人

閻立德雍州萬年人隋殿內少監毗之子也其先自馬邑徙關中毗  
初以工藝知名立德與弟立本早傳家業武德中宗除尚衣奉御立  
德所造袞冕大裘等六服并罽輿傘扇咸依典式時人稱之貞觀初  
歷遷將作少匠封太安縣男高祖崩立德以營山陵功擢為將作大  
匠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又令攝司空營昭陵坐怠慢解職俄起為  
博州刺史十三年復為將作大匠十八年從征高麗及師旅至道  
東西二百餘里泥淖人馬不通立德填道造橋兵無留礙大守  
尋受命造翠微宮及玉華宮咸稱旨嘗賜其書云後遷二

三年攝司空營護太宗山陵事畢進封為公顯慶元年卒贈吏部尚  
書并州都督子玄邃官至司農少卿玄邃子知微聖曆初歷位右豹  
韜衛將軍時突厥默啜有女請和親則天令淮陽王武延秀往納其  
女命知微攝春官尚書送赴虜庭默啜以延秀非皇室諸王大怒遂  
拘之別所與知微率衆自恒岳道攻陷趙定二州知微經歲餘自突  
厥所還則天以其隨賊入寇令百官齧割然後斬之并夷其三族立  
本顯慶中累遷將作大匠後代立德為工部尚書兄弟相代為八座  
時論榮之總章元年遷右相賜爵博陵縣男立本雖有應務之才而  
尤善圖畫工於寫真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  
立本之跡也時人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  
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賜詔座者為詠召立本令寫焉時閣  
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已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俛伏池側手揮  
丹粉瞻望座賓不勝媿赧退誠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墻綠情  
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誠勿



習此末伎立本爲性所好欲罷不能也及爲右相與左相姜恪對掌樞密恪既歷任將軍立功塞外立本唯善於圖畫非宰輔之器故時人以千字文爲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咸亨元年百司復舊名改爲中書令四年卒

柳亨蒲州解人魏尚書左僕射慶之孫也父旦隋太常少卿新城縣公亨隋末歷熊耳王屋二縣長陷於李密密敗歸國累授駕部郎中亨容貌魁偉高祖甚愛重之特以殿中監竇誕之女妻焉即帝之外孫也三遷左衛中郎將封壽陵縣男未幾以譴出爲邛州刺史加散騎常侍被代還數年不調因兄葬遇太宗遊於南山召見與語頗哀矜之數日北門引見深加誨獎拜銀青光祿大夫行光祿少卿太宗每誡之曰與卿舊親情素兼宿卿爲人交遊過多今授此職宜存簡靜亨性好射獵有饗酒之名比後頗自勗勵杜絕賓客約身節儉勤於職事太宗亦以此稱之二十三年以修太廟功加金紫光祿大夫父之拜太常卿從幸萬年宮檢校岐州刺史未幾六年卒贈禮部尚

美宗作愛

書幽州都督謚曰敬亨族子軌貞觀中爲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軌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軌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萬紀太宗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軌謂曰何得逆折我軌曰臣聞主聖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直太宗意乃解軌高宗時歷位尚書右丞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亨兄子奭奭父則隋左衛騎曹因使卒於高麗奭入蕃迎喪柩哀號逾禮深爲夷人所慕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後以外生女爲皇太子妃擢拜兵部侍郎妃爲皇后奭又遷中書侍郎未幾三年代褚遂良爲中書令仍監修國史俄而后漸見疏忌奭憂懼頻上疏請辭樞密之任轉爲吏部尚書及后廢累貶愛州刺史尋爲許敬宗李義府所構云奭潛通官掖謀行鴆毒又與褚遂良等朋黨構扇罪當大逆高宗遣使就愛州殺之籍沒其家奭旣死非其罪甚爲當時之所傷痛神龍初則天遺制與褚遂良韓瑗等並還官爵子孫親屬當時緣坐者咸從曠蕩開元初亨孫渙爲中書舍人表曰臣堂



伯祖奭去明慶三年與褚遂良等五家同被譴戮雖蒙遺制盪雪而子孫亡沒並盡唯有曾孫無忝見貫龔州蒙雪多年猶同遠竄陛下自臨寓縣優政必被鴻恩及於泉壤大造加於亡絕先天已後頻降絲綸曾任宰相之家並許收其淪滯況臣位祖徃叨執政無犯受誅藁窆尚隔故鄉後嗣遂編蠻服臣不申號訴義所難安伏乞許臣伯祖還葬鄉里其曾孫無忝放歸本貫疏奏勅令奭歸葬官造靈輿遞還無忝後歷位潭州都督渙弟澤景雲中為右率府鎧曹叅軍先是姚元之宋璟知政事奏請停中宗朝斜封官數千員及元之等出為刺史太平公主又特為之言有勅揔令復舊職澤上疏諫曰臣聞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是以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積危殆之本臣實愚樸志懷剛厲或聞政之不當事之不直常慷慨關心夢寐懷憤每願殉身以諫伏死而爭但利於社稷有便於君上雖蒙禍被難殺身不悔也竊見神龍以來羣邪作孽法網不振綱維大紊實由內寵專命外嬖擅權因貴憑寵賣官鬻爵朱紫

之榮出於僕妾之口賞罰之命垂於章程之典妃主之門有同商賈舉選之署實均鬪鬪屠販之子悉由邪而忝官黜斥之人咸因姦而冒進天下為亂社稷幾危賴陛下聰明神武拯其將墜此陛下耳目之所親擊固可求為烟誠者也臣聞作法於理猶恐其亂法於亂祗如斜封授官皆是僕妾汲引迷謬先帝昧自前朝豈是孝和情之所憐心之所愛陛下初即位時納姚元之宋璟之計所以咸令黜之頃日已來又令敘之將謂為斜封之人不忍弃也以為先帝之意不可違也若斜封之人不忍弃也是章月將燕欽融之流亦不可褒贈也李多祚鄭克義之徒亦不可清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獨能忍於彼使善惡不定反覆相攻使君子道銷小人道長為邪者獲利為正者銜冤奈何導人以為非勸人以為僻將何以懲風俗將何以止姦邪今海內咸稱太平公主令胡僧慧範曲引此輩將有誤於陛下矣謗議盈耳咨嗟滿衢故語曰姚宋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臣恐因循流



近字作道

近致遠積小爲大累微起高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又賞罰之典紀綱不謬天秩有禮君爵有功不可因怒以妄罰不可因喜以妄賞伏見尚鑒奉御彭君慶以邪巫小道超授三品柰何輕用名器加非其才昔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今聖朝私愛賞及儉人董狐不亡豈有所隱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罰之臣雖未覩聖朝之妄罰已覩聖朝之妄賞矣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臣恐近習之人爲其先容有謬於陛下也惟陛下熟思而察之雖往者不可諫亦來者猶可追願杜請謁之路塞恩倖之門鑒誠前非無累後悔申畫一之法明不二之刑不詢之謀勿庸無稽之言勿聽則天下之化人無間焉日新之德天鑒不遠澤後參選會有勅令選人上書陳事將加收擢澤又上書曰頃者韋氏險詖姦臣同惡賞罰紊弛綱紀紛綸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實將莫救賴神明祐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不保陛下獻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廟

施字作歿

於已危拯黎庶於將溺今危眉鮐背歡欣踴躍望聖朝之撫輯聽聖朝之德音今陛下蠲煩省僇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慶臣又聞危者保其存也亂者有其理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存不忘亡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矣詩曰罔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修其初非禮勿視非禮勿動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慎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隨風矣制之於宗倖則天下法明矣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常令之不一則姦詐斯起亂生焉雖嚴刑峻制朝施暮戮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寵祿之過罪之漸也非安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後之師也伏願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誨縱有逆干耳謬于心者無速之罰姑籌之以道省于厥躬雖木樸忌忤願恕之以直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於耳便於身者無急之賞當求諸非道



稽之典訓其不協於德必寘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有羞淫巧於  
陛下者遽黜之則淫巧息矣有進忠讜於陛下者遽賞之則忠讜  
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石碯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  
不納於邪驕奢淫逸所自邪也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樂穆王命  
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今儲宮肇建王府初  
啓至於寮友必惟妙擇今驕奢之後流波未變慢遊之樂餘風或存  
夫小人倖臣易合於意竒伎淫巧多適於心臣恐狎於非德茲爲念  
怠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樂臣  
諛厥后自聖伏願採溫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人任以東宮及諸  
王府官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職令朝夕講論出入時從授以  
訓誥交修不怠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  
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球擊鼓比周伎術或飛鷹奔犬盤遊藪澤此  
甚爲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  
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伏惟陛下誕降謀訓教勸

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  
之於未有則福祿長享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  
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矣斯語明哉至誠  
頃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矣可謂寵矣權倖人主威震  
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弃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  
禮不防之以法終轉吉爲凶變福爲禍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死不  
其然歟書曰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豈非皇祖謀訓之則  
也今陛下何懲豈非孝和寵任之甚也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  
善可不慎哉夫寵愛之心則不免去其太甚閑之禮節適則可矣今  
諸王公主駙馬亦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之道在於厥初鑒誠之義  
其取不遠使觀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修厥德經曰在上  
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  
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于官刑警于有位敢有常  
舞于官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于貨色常于遊畋時謂淫風敢



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奢僭驕怠者削其祿封樸素修業者錫以紳服以勗其非心使其奉命無使久而忽之無使遠而墜之臣聞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惟明證先王之誠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傳說之命不作無益不啓私門刑不差賞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儻陛下忘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不當則忠臣正士亦不復談矣睿宗覽而善之令中書省重詳議擢拜監察御史開元中累遷太子右庶子出爲鄭州刺史未行病卒贈兵部侍郎

崔義玄貝州武城人也大業末往依李密初不見用義玄見羣鼠渡洛又稍刃有花文謂所親曰此王敦敗亡之兆也時黃君漢守據栢崖義玄往說之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今羣盜蜂起九州幅裂神器

所歸必在有德唐公據有秦京名應符錄此真主也足下孤城獨立宜遵寇恂竇融之策及時歸誠以取封侯也君漢然之即與義玄同國拜懷州惣管府司馬世充遣將高毗侵掠河內義玄擊敗之多下城堡君漢將分子女金帛與之義玄皆拒而不受以功封績丘縣公後從太宗討世充屢獻籌策太宗頗納用之東都平轉隰州都督府長史貞觀初歷左司郎中兼韓王府長史行州府事與友人孟神慶雖志好不同各以介直匡正府幕王並委任之永徽初累遷婺州刺史屬睦州女子陳碩真舉兵反遣其黨童文寶領徒四千人掩襲婺州義玄將督軍拒戰時百姓訛言碩真嘗昇天犯其兵馬者無不滅門衆皆恐懼司功叅軍崔玄籍言於義玄曰起兵仗順猶且不成此乃妖誑豈能得久義玄以爲然因命玄籍爲先鋒義玄率兵繼進至下淮戍擒其間謀二十餘人夜有流星墜賊營義玄曰此賊滅之徵也詰朝進擊身先士卒左右以楯蔽箭義玄曰刺史尚欲避箭誰肯致死由是士卒戮力斬首數百級餘悉許其歸首進兵至睦州界歸



降萬計及碩真平義玄以功拜御史大夫義玄少愛章句之學五經大義先儒所疑及音韻不明者兼採衆家皆為釋解傍引證據各有條流至是高宗令義玄討論五經正義與諸博士等詳論是非事竟不就高宗之立皇后武氏義玄協贊其謀及長孫無忌等得罪皆義玄承中旨繩之顯慶元年出為蒲州刺史尋卒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謚曰貞則天時思其功重贈揚州大都督賜其家實封二百戶子神基襲爵長壽中為司賓卿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相月餘為酷吏所陷減死配流後漸錄用中宗初為大理卿神基弟神慶神慶明經舉則天時累遷萊州刺史因入朝待制於億歲殿奏事稱旨則天以神慶歷職皆有美政又其父嘗有翊贊之勲甚賞慰之擢拜并州長史因謂曰并州朕之粉榆又有軍馬比日簡擇無如卿者前後長史皆從尚書為之以其委重所以授卿也因自為按行圖擇日而遣之神慶到州有豪富偽作改錢文勅文書下州穀麥踊貴百姓驚擾神慶執奏以為不便則天下制褒賞之先是并州有東西二城

神慶始築城相接每歲省防禦兵數千人邊州甚以為便尋而兄神基下獄當死神慶馳赴都告事得召見則天出神基推狀以示之神慶據狀申理神基竟得減死神慶亦緣坐貶授欽州司馬長安中累轉禮部侍郎數上疏陳時政利害則天每嘉納之轉太子右庶子賜爵魏縣子時有突厥使入朝準儀注太子合預朝參先降勅書神慶上疏曰伏以五品已上所以佩龜者比為別勅徵召恐有詐妄內出龜合然後應命況太子元良國本萬方所瞻古來徵召皆用玉契此誠重慎之極防萌之慮昨緣突厥使見太子合預朝參直有文符下宮曾不降勅處分今人稟淳化內外同心然古人慮事於未萌之前所以長無悔吝之咎況太子至重不可不深為誠慎以臣愚見太子既與陛下異宮伏望每召太子預報來日非朔望朝參應須別喚望降墨勅及玉契則天甚然之尋令神慶與詹事祝欽明更日於東宮侍讀俄歷司刑司禮二卿神慶常受詔推張昌宗而竟寬其罪神龍初昌宗等伏誅神慶坐流於欽州尋卒年七十餘明年敬暉等得罪



緣昌宗被流貶者例皆雪免贈神慶幽州都督開元中神慶子琳等皆至大官羣從數十人趨奏省闈每歲時家宴組珮輝映以一榻置笏重疊於其上開元天寶間中外族屬無總麻之喪其福履昌盛如此東都私第門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時號三戟崔家琳位終太子少保

史臣曰周隋已來韋氏世有令人鬱爲冠族而安石嗣立竟大其門挺恃才傲物固虧長者之風賓王報之以不仁難與議乎君子矣議者以堯舜有溢美桀紂有溢惡蓋以一爲凶德則羣惡所歸楊素父子傾覆隋祚醜聲流聞雖弘禮弘武之邪士而元亨兄弟竟以凶族竄逐古人守死善道不無爲也德威奏議練刑名之要俾長秋卿美哉審禮仁孝治行可爲世範卒與禍會悲夫二閹曲學甚工措思精巧藝成而下垂誠宜然柳氏世稱謇諤真澤有正人風彩忠規獻納抑有人焉義玄附麗武后神慶寬縱穢臣弈世纖邪以至傾敗宜哉贊曰韋子驕矜終損功名楊家積惡宗門擯落闔以藝辱劉以孝然

二崔能吏行無取焉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七